

#82
101040
21

南北朝詩人用韻考

王 力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報單行本
(民國廿五年七月)

南北朝詩人用韻考

王 力

- (一) 導言;
- (二) 支 佳 歌 戈 應 魚 咍 模;
- (三) 之 脂 微 齊 青 灰 咍;
- (四) 蕭 宵 肴 尤 祭 幽;
- (五) 蒸 登 東 冬 鍾 江 陽 庚 庚 耕 流 竟;
- (六) 真 諄 臻 欣 文 元 寒 寒 仙 山 刪 寒 桓;
- (七) 侵 寢 銜 諫 鹽 添 咸 嚴 凡;
- (八) 曷 德 屋 沃 燭 藥 錫 匣 麥 昔 錫;
- (九) 質 術 櫛 迄 物 月 沒 廢 祭 屑 廢 黠 鎋 泰 麥;
- (十) 蟹 合 蟹 藥 防 洽 藥 乏;
- (十一) 結 論。

一 導言

南北朝的韻書有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韻、杜臺卿韻略等。陸法言的切韻序裏說它們各有乖互。這種乖互的情形可以有四個原因：(一)時代的不同；(二)方音的不同；(三)音韻知識深淺的差異；(四)歸類標準的差異。陸法言等人“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大約就是要把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域的語音系統加以融會貫通，再憑着他們的音韻知識，去決定他們所認為完善的歸類標準。假使我們的揣測不錯，切韻所定的語音系統竟近似於潘采的類音，(1)並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實錄。呂靜諸人的韻書



(1) 參看本學報第十卷第三期，頁647至690，拙著類音研究。

之所以滅亡，切韻之所以獨存，也許恰恰因為切韻能投合中國人的調和主義，也許還因為撰述切韻的八個人在當時的文學界有很大的權威，所以才有“我輩數人，定則定矣”的話。總之，如果我們要求一部語音實錄的話，呂靜諸人的韻書的價值未必不在切韻的價值之上，而它們的喪佚也就是音韻學上的大損失。

但是，我們還有別的史料，藉此可以審核切韻的歸類是否符合當時的語音系統；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北朝的韻文，因為這是與韻書有直接關係的，縱使切韻與廣韻也都喪佚了，我們還可以根據這些史料編成一部韻書。孔廣森既然能單憑詩經著成一部詩聲類，我們自然也能單憑南北朝的韻文著成一部南北朝聲類，而這南北朝聲類既可與切韻互相證明，也可以在某一情形之下矯正切韻的錯誤。

研究南北朝詩人的用韻對於音值的考定也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不敢斷定凡相叶韻的字的主要元音必相同，但我們可以說，相叶韻的字比不相叶韻的字的主要元音一定近似些。例如支脂之三韻，依南北朝的韻文看來，脂之是一類，支獨成一類；當脂之同用的時候，支還是獨用的。因此，我們可斷定當時脂與之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支與之的距離必比脂與之的距離遠了許多。高本漢 (Karlgren) 把切韻的支定為‘ie’，脂之定為‘i’，是很近情理的。又如魚虞模三韻，依南北朝的韻文看來，虞模是一類，魚獨成一類；當虞模同用的時候，魚還是獨用的。因此，我們可斷定當時虞與模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魚與模的距離必比魚與模的距離遠了許多。高本漢把切韻的魚定為‘iwo’，模定為‘uo’，虞定為‘iu’，倒是魚與模近而虞與模遠，就很

MG
H113
1

難令人相信了。與其根據宋人的韻圖去假定切韻的音值,不如根據南北朝詩人用韻的遠近,因為南北朝離切韻的時代很近,而且詩歌裏的韻類總比韻圖裏的系統更自然些。(2)此外,當時或唐代中外文字的對譯,自然也很能幫助音值的假定,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拋棄了本國的史料。本篇對於南北朝的聲類將加以詳細的討論,但對於南北朝的音值則暫不考定,因為音值的考定要比聲類的考定更難,須待把更多的史料研究過,然後敢下斷語。

本篇對於南北朝詩人的生卒年及籍貫都特別注意,希望從此窺見語音的進化與方音的差異。本篇所用的材料,只限於漢魏六朝三百名家集裏所有的,我想這已經很够用了,因為南北朝著作豐富的詩人都在這裏頭,至於著作不多的詩人,他們的用韻頗不便於歸納研究,不援引他們也好。

茲先將三百名家集裏的南北朝詩人姓名及其生卒年列表如下:

<u>何承天</u> (370—447)	<u>傅 亮</u> (—425)	<u>顏延之</u> (384—456)
<u>謝靈運</u> (385—433?)	<u>高 允</u> (390—484)	<u>謝惠連</u> (394—430)
<u>袁 淑</u> (408—453)	<u>謝 莊</u> (421—466)	<u>鮑 照</u> (424?—467?)
<u>張 融</u> (—497)	<u>沈 約</u> (441—513)	<u>江 淹</u> (444—505)
<u>孔稚珪</u> (447—501)	<u>陶弘景</u> (452—536)	<u>王 儉</u> (452—489)
<u>蕭子良</u> (459—494)	<u>任 昉</u> (460—508)	<u>劉 峻</u> (462—521)
<u>謝 朓</u> (464?—500?)	<u>邱 遲</u> (464—508)	<u>梁武帝</u> (464—549)
<u>王僧孺</u> (465—522)	<u>王 融</u> (468—494)	<u>吳 均</u> (469—520)

(2) 我不相信宋人的韻圖能完全符合實際的語音系統;切韻指掌圖也許就是與類音相似的作品。



<u>陸 倕</u> (470—526)	<u>劉孝綽</u> (481—539)	<u>王 筠</u> (481—549)
<u>劉孝威</u> (—548)	<u>劉 潛</u> (484—550)	<u>溫子昇</u> (?)
<u>邢 邵</u> (?)	<u>昭明太子</u> (501—531)	<u>沈 炯</u> (501—560)
<u>簡文帝</u> (503—551)	<u>魏 收</u> (506—572)	<u>徐 陵</u> (507—583)
<u>梁元帝</u> (508—554)	<u>庾肩吾</u> (—550?)	<u>何 遜</u> (?)
<u>庾 信</u> (513—581)	<u>王 褒</u> (?)	<u>江 總</u> (519—594)
<u>張正見</u> (523—594)	<u>李德林</u> (531—591)	<u>盧思道</u> (?)
<u>薛道衡</u> (540—609)	<u>牛 弘</u> (545—610)	<u>陳後主</u> (553—604)
<u>隋煬帝</u> (508—618)		

就用韻的變遷看來，南北朝可分為三個時期。何承天，傅亮，顏延之，謝靈運，高允，謝惠連，袁淑，謝莊，鮑照，張融為第一期，這一期的特色是：

1. 歌戈麻混；
2. 魚虞模混；
3. 東冬鍾江混；
4. 先仙山混。

沈約，江淹，孔稚珪，陶弘景，王儉，蕭子良，任昉，劉峻，謝朓，邱遲，梁武帝，王僧孺，王融，吳均，陸倕，劉孝綽，王筠，劉孝威，劉潛，溫子昇，邢邵，庾肩吾，何遜，魏收，梁元帝，為第二期，其特色是：

1. 歌戈不與麻混；
2. 虞模不與魚混；(3)
3. 東不與冬鍾混；
4. 肴豪各不與蕭寔混。

庾信，徐陵，王褒，江總，張正見，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牛弘，陳後主，隋煬帝為第三期，他們又可分為南北兩派，北派盧思道等用韻略如第二期，南派庾信，徐陵等用韻則有下列三特色：

1. 江歸陽；
2. 欣歸真；
3. 青獨立。

(3) 梁武帝父子是例外。

這都是大概的說法，其詳見於下文。現在我們再看這些詩人的地域分配：

(一)山西系

靈州(傅亮)；鵲順(牛弘)；汾陰(薛道衡)；長安(隋煬帝)；

(二)河北系

范陽(盧思道)；魏郡；渤海(高允)；安平(李德林)；

下曲陽(魏收)，平原(劉峻)；東武城(張正見)。

(三)山東系

博昌(任昉)；臨沂(顏延之)，王儉，王融，王筠，王褒；

鄒(何承天)，王僧孺，何遜，徐陵)；彭城(劉孝綽)，劉孝威，劉潛)；

籍貫未詳者：鮑照(本傳云東海人，虞炎 鮑照集序云：

“本上黨人)”。

(四)河南系

宛句(溫子升)；孝城(江淹)，江總)；陽夏(謝靈運)，謝惠運，袁淑，謝莊，謝朓)；

(五)南陽系

新野(庾肩吾)，庾信)。

(六)江南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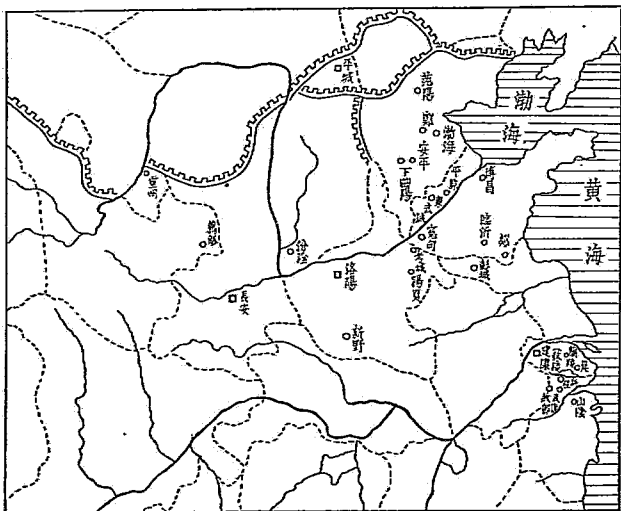
建康(適子良)，昭明太子，簡文帝，梁元帝，陳後主)；秣陵(陶

弘景)；蘭陵(梁武帝)；吳(陸倕)；烏程(邱遲)；故鄣(吳

均)；武康(沈約)，沈炯)；山陰(孔稚珪)；籍貫未詳者：張

融。

南北朝雖有陽休之韻略諸韻書，然而它們在文學界大約沒有什麼權威，所以易於喪佚。它們既不像唐韻，廣韻藉政府的力量勉強要一般人遵守，那麼，當時諸詩人當然可以順着自



然的語音去押韻了。因此,方音的差異自然會在韻文裏留下痕迹。例如徐陵庾信是南朝的人庾後仕北朝,所以他們的青獨立,江歸陽;隋楊帝盧思道是北朝的人,所以他們的青與庚耕清混,江不歸陽。不過,各詩人的方音是否足以代表他的籍貫,還是一個疑問。有兩種情形可以使他們的籍貫與他們用韻不發生關係:第一,如果他們以祖父的籍貫為籍貫,這種籍貫在方音關係上就會失掉一半或全部的價值。我在北平常常遇着些不懂福建話的福建籍學生,因而料想南北朝也會有這種名不副實的籍貫。溫子昇本傳載溫“自云太原人”,就是籍貫名不副實的證據。第二,諸詩人除陶弘景外,都是做官的人(或皇帝),做官的人就喜歡打官話,也許還喜歡依照官音押韻。

雖則有時候在藍青官話裏可以留些土音的痕迹，但已經很難代表一地的方音了。因此，我們發見時代對於用韻的影響大，而地域對於同韻的影響小。然有些詩人的時代相同，而用韻不同，在許多情形之下我們仍可以認為方言的差異的。

在叙述諸詩人用韻之前,我先立下了六個條例。

- 1.敘述之先後,大致以時代爲次。
- 2.凡欲證某人的某韻與某韻合用者,僅舉合用之例。
- 3.凡欲證明某人某韻獨用者,僅以用此韻字甚多之詩或賦爲例;但遇窄韻則不在此限。
- 4.除廢靈祭泰四韻外,僅舉平聲以包括上去聲,入聲另列;但遇必要時,亦叙及上去聲。
- 5.以個人爲研究的單位;例如謝靈運的真文同用,我們並不因此就說鮑照的真文同用;依鮑照的詩賦看來,他的真文却是分用的。
- 6.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某人對於某韻顯然獨用,則其他少數的例外只可認爲偶然的“合韻”,或認爲僞品,或傳寫之訛。(4)

完全抄下來做一個全譜，自然更好。但是現在這種辦法除了省篇幅之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諸韻分合的情形更顯明些。

二 支佳歌戈麻魚虞模

(甲)支佳。

段玉裁根據先秦古韻，把支脂之之分爲三部；今依南北朝詩人的用韻看來，脂之爲一類，支則獨自爲一類。脂之二韻，有些詩人是分用的，有些詩人却把它們合用；至於支韻，却是很嚴格地與脂之隔離。段玉裁又把支佳合爲一部，認爲與歌戈麻相近；在南北朝的韻文裏，這一點仍與先秦相近似。我們試看任昉王貴娥哀策文以“家蛇紗佳”爲韻；侍釋奠宴以“多家華”爲韻，就可見南北朝還有歌麻與佳通用的痕迹，同時也可猜想它們的韻值相近。至於支佳同用者，則有：

顏延之精白馬賦：儀街綺奇羈馳枝離皇太子釋奠儀街馳狗。
鮑照園葵賦：委瀟靡解。江淹空青賦：施娃離儀虧。

王僧孺詠寵姬：罷麗解買。(5)

佳韻的字太少，又有幾個常用的字像“崖涯差”等是同時屬於支韻的，令我們把支佳的界限分不清。如果我們把“崖涯差”

不少；這未必是後人有心作偽，而是把某甲的作品誤鈔入某乙的集子裏。例如謝莊的投曲池就是從江淹的投曲池差鈔來的兩個片段。江淹的原文是“北山兮蔚祐，南江兮嶺石；潮峰兮若紅，蔚樹兮如遊；暮雲兮千里，朝霞兮千尺……步東池兮夜未艾，風西窗兮月向山；引一息於魂內，擾百緒於眼前”。謝莊集中“江”作“紅”，“昨”作“岸”，“共”作“久”，其餘都與江集相同，顯然是後人誤編入謝集的。這種偽品恐怕也不少。

(5) 凡在切韻爲不同韻之字，則加符號以爲標記。例如此處佳韻字下加一豎。

也認為佳韻字，那麼支佳同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支獨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猗知枝旒，披施崖宜斯池，親奇崖迤；(6)遊南亭：馳規岐池移垂斯崖知。王融一志努力篇：頤移爲離垂危，馳窺阻雪連句；池枝離漸馳垂知，池虧岐儀移厄疲差。謝朓將遊湘水：蜻垂鶻岐離移支縻斯。梁武帝長安有狹斜行：知離皮垂厄儀謁池差；古意：離池枝兒知移，枝離池移知。昭明太子相逢狹路間：知離移枝費兒儀羈卑差池疲奇馳垂吹；和武帝遊鍾山：池岐爲垂羈知，襲儀奇虧池枝吹摩垂斯，隨施窺移。簡文帝晚春賦：披枝移池垂離披危；和武帝宴詩：支碑池游兒麗儀。梁元帝玄覽賦：皮岐池，羈罷奇離支離疲，羈虧。沈約三月三日：斯枝兒岐垂離池厄萎炊儀爲；上巳華光殿：螭斯池枝離厄蜻游移，嘒悲落桐；儀池施知，離枝離斯；聞夜鶴：池儀離垂池宜疲。何遜哭吳興柳祔儀：‘期’(7)規奇爲池知，庵移厄危垂‘塢’披岐攜。吳均贈柳真陽：池枝蜻蟬厄麗知。王筠奉酬從兄：儀垂吹枝池施知。庾肩吾詠美人：施儀岐池吹垂移知。江總三日侍宴：離庵池游枝危移。邢邵新宮賦：奇離差垂施披蜻嘒疲，祇宜施支危；三日華林園：池儀移枝虧厄離。庾信楊柳歌：枝垂危吹兒離池隨枝皮岐馳支騎蟬，碑吹窺瑞披爲儀池離移知垂吹；北園新齋成：枝窺垂池移吹皮兒厄知。牛弘大鸞歌：儀馳披規移離危虧。

此外支韻獨用者尚有謝惠連，謝莊，王儉，陶弘景，邱遲，任昉，

(6) 凡一篇之中，一韻數見者，以逗點隔開。

(7) 凡認爲偶然合韻的字，則加括號以爲標記。

劉孝綽、劉孝威、劉潛、陳後主、徐陵、沈炯、張正見、王褒、盧思道、李德林諸人。其中偶有雜脂之微灰韻字者，如：

謝惠連 鞠歌行：‘姿’知贊離疲吹危差垂。王融 桐樹賦：‘隈’枝。簡文帝 宣武王碑銘：迴披‘輝’池斯；春日想上林，奇宜‘衣’移池窺羈；沈約 明之君：‘茲’岐斯爲，移垂爲洛陽道；‘比’靡綺倚；出重圍奇‘維’卮。劉孝威 棲鳥：差離垂枝疲兒‘絲’危知。

在將近二百篇的詩賦當中，只有這八篇與上面何遜一篇是出韻的，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們認爲例外，也許其中有些還是傳寫之訛，或僞品。最可疑的是沈約的明之君。就沈約的全集看來：魚虞顯然是分用的，而明之君第一首以“初”“居”與“愉”爲韻；支之顯然是分用的，而明之君第二首以“岐”“斯”“爲”與“茲”爲韻。如果我們在別的方面能證明明之君非沈約所作，則用韻方面也可以做一個有力的旁證。

此外，傅亮的征思賦以“垂”與“離”爲韻，是支微之相混；薛道衡 從役天池以“陴”與“旌”爲韻，和許給事以“戲”與“時”爲韻，是支之相混。三百名家集在隋楊帝此詩後註云：“此或僞筆”；至於傅亮與薛道衡，或因他們的方音如此，或因偶然合韻，未便武斷，只好存疑而已。

總之，大致看起來，南北朝的支韻是獨立的。不過這裏所謂支韻，其所包括的字，等於切韻裏的支韻的字，而不等於段玉裁 支部的字。除了邱遲 張徐州以“稽”字與“吹”字爲韻之外，更無與昔錫通用的痕迹；又如“皮爲離施儀宜猗靡摧吹差池馳駸罷”等字，也不歸歌而應該依切韻歸支。

(乙) 歌 戈 麻。

歌戈麻同用者：

何承天上白鳩頌華嘉柯；朱路篇：華霞車歌蒲和波阿遐家。
謝靈運撰征賦：波過沙；長筵賦：華羅紗。盛時賦：除河跼過
何科。顏延之秋胡行：河華過柯阿。鮑照舞鶴賦：多華娉
霞；河清頌：河多歌和波柯羅遐牙家；代堂上歌行歌河何華
霞；葩梭娥羅和多過；代白紵曲：多和芽華；擬行路難：花家花
華多；梅花落：多嗟還都至三山；波阿羅河華芽霞家歌多何；
歛年傷老：多歌華；詠老華何。謝惠連雪賦：沙霞多；詠螺蚌：
羅加沙和。蕭子良寶篋七要：華河沙多波。任昉侍釋奠
宴多家華。

歌戈同用者：

謝朓和王長史：河多歌沱和波羅；荷阿過莎。簡文帝西
齋行馬：河跼河；靴多波莎過。梁元帝屋名詩：和過歌羅多
波。沈約昭君辭：河娥波多羅；蛾歌過從軍行：多河波莎羅
阿戈歌和何。江淹水上神女賦：波阿；遐多歌何；秋夕納涼：
歌阿波多過河；效阮公詩：河多華過何阿。庾信哀江南賦：
河波多河歌。薛道衡臨渭源：羅多波河過歌和戈。同此
派者：高允，謝莊，王融，梁武帝，昭明太子，陶弘景，邱遲，劉孝綽，
王筠，何遜，吳均，陳後主，盧思道。

麻獨用者：

王融檢覆三業篇頌：加瑕華奢邪置。昭明太子七契：家華
車邪華邪花。簡文帝七勵：嘉華葩花家華花；茱萸女：斜
花華斜家車。魏瓘瑕賒牙霞花斜花車嗟。江淹蕭太傅
東耕祝文：華霞波；賞春四韻：花霞斜華。沈約冠子祝文：加
化賒華車家。何遜南還道中：華家霞花楂瓜斜麻譚奢車

沙嗟。庾信 枯樹賦：加牙花霞，搓花。盧思道 美女篇：華花車斜紗家。同此派者：高允，謝莊，梁武帝，邱遲，王僧孺，王筠，劉孝威，庾肩吾，陳後主，徐陵，張正見。

由上所述，可知南北朝第一期歌戈與麻還是混用的，至第二期以後，麻韻方才獨立。高允是第一期的人，集中歌麻分用，也許因為集中韻文太多，看不出合用的例子。蕭子良與任昉是第二期的人，他們的歌麻同用，大約只是仿古。江淹更奇怪了，依大部份的情形看來，該說他的歌麻是分用的；然而在他的效阮公詩與蕭太傅東耕祝文裏，却是歌麻合用。江淹是第二期的人，但他的用韻却有好些地方與第一期相似，非但對於歌麻是如此，這也許因為江淹是早熟的詩人，他用的韻還是第一期的風氣。

(丙)魚虞模。

魚虞模同用者：

傅亮 喜雨賦：煥余濡巫零至 開區塗蕤衢漁虞疎。謝靈運 山居賦：湖區餘徂塗娛歎如，榆櫻臻如 虛蕤衢敷映初，徒模無 書諸塗撰征賦：開殊書誅奴，餘除余樞，居墟娛餘，都圖謨徂且，愚徒腴都孚，徐珠開書，臺(?)開渠：會吟行初敷。高允 羅敷行：敷虜珠梳裾跼。顏延之 行殯賦：開衢儲，秋胡行徂除枯 開蕤。鮑照 凌煙樓銘：開區除塗吳居扶，石帆銘：趙驅虛烈驅途，代白紵舞歌：居疏渠舒竿除須，從過舊宮：塗榆圖湖初 衢漁茶腴，居敷塗徒鍋，擬古：都儲書臺 開廡初疎。謝莊 舞馬賦：摠餘都與。昭明太子 殿賦：開廡書，七契：吾模圖驅途驅娛，虛渠書，開驅虛。簡文帝 七勵：疎衢珠居，吳郡石像碑：書錄驅開 勸祛吳，宣武王碑：銘符開虞初，徒，惡歌行：餘

初居驪除舒魚疎祛輿，有所思輿疎虛燕，望同泰寺園珠，吾
殊雛是趨銖軀踰居。梁元帝玄賢賦：愚衢墟書，魚鬚軀珠
書，娛塗書珠，戲作艷詩，夫鬪珠餘。任昉知己賦：車餘娛輿。
江淹思北歸賦：墟燕梧徂夫，娼婦自悲賦：燕虛居餘，丹砂可
學賦：居虛餘，都無裾圖墓，橫吹賦：都吳儲，齊太祖誄：虞都虛
居，郊外望秋燕，騶踰都，潘初居書：悼室人無都輿，閨居。沈
炯陳武帝哀策文：墟虞符樞珠書，虞圖符虞。同此派者：何

魚獨用者：

沈約郊居賦：儲書虛餘，廬渠蔬余初，墟舒。王僧孺永寧令
誄：書徐虛舒疎廬車餘，諸儲居渠檀書，嶼。陸倕以詩代書：
疎車書旗車虛祛魚。劉孝綽三日侍華光殿初，渠居舒疏
餘魚，歸沐廬居渠裾疎虛書如，墟廬璵魚。張正見帝王所
居篇：居渠廬虛疏書，胥輿車除。庾信窮秋江，鐫書魚渠疎
廬，和宇文內史：疎渠書藥居舒好，寒園即目：居墟書舒餘魚
疏，言志：鐫選舒如裾，璵輿，虛墟居初，除閨好車，餘疏雕書，
初舍渠於沮祛，菰諸，墟廬徐魚，‘樛漁罕書，蔬蛆疏璵。盧思
道遊梁城：墟餘裾書初疎如虛。同此派者：王融謝朓，劉孝
威，庾肩吾，何遜，吳均陳後主，江總，邢邵，王褒，隋楊帝。

虞模同用者：

王融在家懷善篇：頌珠，韶塗途芙，遊仙詩：閨區壺珠俱。
謝朓詠蒲：蒲珠雛塗軀。劉孝綽還渡浙江：殊樞，閨烏燕徂
烏衢。劉孝威青牛畫：替區都，閨模圖，結客少年場行：都
蘇孤烏衢枯途都，壺孤，騶烏生八九子，烏雛枯呼，潯驛遇見
人緣：蘇珠，軀塗。徐陵：騶馬騶，騶循，敷居，背脯，長安道：都

圖珠吾。江總辭行李賦：與紆區衢樞壘竿汚；入棲霞寺檢拘枯衢俱無塗紆符塗芻夫漸入姬人蠶蛛與珠內殿賦新詩鋪壺圖美。張正見石賦：都吾湖珠置酒高殿上塗鐘梧趨珠妹竿鑑壺枯都。庾信哀江南賦：吳徒塗巫誅孤都蒞于弘神道碑：謀圖‘虛’狐；宮調曲：樞都圖烏租梧符；擬詠懷株無耐奴壘；預麟趾殿枝查謨都夫‘疎’狐烏蒲湖有喜致醉珠孤夫腐須株鑑別庾七烏都圖枯株畫屏風壺廚墟。王褒出塞驅檢蒲圖；日出東南隅行：閉鋪無圖襜維衢趨模顯株吾蘇綸。同此派者：庾肩吾，陳後主。

虞獨用者：

沈約郊居賦：區株娛朱隅衢，虞鳧軀珠武主宇綬騰堅；高士贊：無驅夫愉迂拘衢；少年新婚：紆軀朱軀珠鳧窮敷隅駒趨夫。何遜秋夕歎白髮：扶殊隅殊軀須應隅愉樞株鳧隅；苔邱長史：‘路’霧趨句喻驚樹赴賦務驅務屢。同此派者：吳均，牛弘，王僧孺，陸倕。

模獨用者：

沈約郊居賦：菰蒲湖都堵戶杜視‘下’，步顧路訴；賢首山：徒狐都胡塗烏連醺吳；宿東園：路步互故露顧兔素暮度。王僧孺永寧令諫：醺塗吾都烏呱‘墟’。吳均城上烏：烏連呼驚吾；行路難：烏輶蘇胡蘇潤蕭新浦塗浦塗吾烏。何遜宿南洲：浦苦浦五鼓莽土。同此派者：隋煬帝，牛弘，盧思道。

魚虞模的變遷，不像歌戈麻那樣有系統；只有第一期的魚虞模通用與第三期的魚不與虞模通用是顯然的。至於第二期的詩人，就有兩種極端相反的情形：昭明太子，江淹，沈炯一派仍依第一期的規矩，以三韻同用；沈約，何遜，吳均，王僧孺一派却

似乎走到第三期的前頭,非但魚獨用,連虞模也分用起來。依籍貫看來,沈炯與沈約是同鄉,然而他們却代表着極端相異的兩派。沈炯比沈約小六十歲,我們似乎可說時代形成他們語音的差異,但這個推論是不對的,因為我們不該假定武康的方音在一二百年內走循環的路徑:先是魚虞模不分,後來是魚虞模三分,再後又是魚虞模不分。只有一個猜想是比較近理的,就是沈約何遜諸人的審音程度比沈炯他們的程度高些。

三 之脂微齊皆灰哈

之脂微齊皆灰哈同用者:(8)

謝靈運山居賦:隈回肥歸,資衣頽,遶歸懷,揮推,字(?)洞噫,畢造,撰征,賦:道私蕤,遶期熙,悲思詩,時期渭,辭乖階,霏哀懷,頽,共期機,歸暉稀,基維涓,夷,疑持悲詞;宋武帝詠:哀徊微,哀縈雷,基期悲茲;慧遠法師誄:睿師疑怡,棲骸懷,淒棲蹊,依微微希;君子有所思行:幾歸聞,遶詩,微飛歸,餽饌;石壁精舍:暉歸微,霏依扉,遶推,登石門,棲溪基,迷蹊啼,携莢排梯;初發石首城:緇詩絲茲,麗辭時之期,疑其欺。謝惠連雪賦:思辭之,懷暉衣,飛微遶歸,口篋,機追微肥;祭古冢文:司基茲,輶摧低,隘犀齊,迴頽哀;秋胡行:遶妻,莢蹊諧;却出東西門行:思微機,祈之,擣衣,催槐,啼聞携階,哀題歸衣,開非。

(甲)之脂微。

脂微同用者:

何承天木瓜賦:委輝歲,思悲公篇,衣悲歸,巫山高篇,微威機,師君馬篇,委飛暉,旂機悲稀,師私肥歸。顏延之陽給事

(8) 凡四韵以上同用者,字下不加符號,以省麻煩。

詠 衰 威 翠 幾 園 悲 秋 胡 行 遠 幾 依 遲 歸。 高 允 答 宗 欽 微 機 曄 暉 微 士 頌 道 遲 推 機。 鮑 照 觀 滿 賦 歸 飛 暉 微 衰 遠 傷 逝 賦 衰 遠 暉 非 歸 河 清 頌 微 微 歸 推 暉 機 衣 代 白 紵 舞 歌 裋 衣 啼 飛 回 歸 暉 代 北 風 涼 行 歸 悲 哀 迫 吳 興 黃 浦 亭 暉 依 歸 遠 揮 衣 迫 飛 章 夢 歸 鄉 遠 幾 歸 機 閑 暉 微 遠 飛 巍 衰 誰 秋 夕 機 暉 稀 霽 微 遠 帷 詠 雙 燕 歸 飛 衣 衰 威 機。

之獨用者：

顏 延 之 秋 胡 行 辭 基 之 時 持 起 始 已 齒 記。 鮑 照 傷 逝 賦 時 茲 疑 基 絲 辭 期 松 柏 篇 時 期 治 醫 辭 擬 行 路 難 期 詞 基 時 怡 答 客 詞 思 疑 之 基 持 期 詩 滋 絲 時 嘸 送 從 弟 道 秀 別 悲 時 怡 旗 思 滋 辭 持 期。 紹 古 辭 時 絲 治 緇 旗 欺 舞 鶴 賦 耻 止 擬 市 里 代 門 有 車 馬 客 行 士 里 但 喜 已 止 始 起 耳 季 登 廬 山 士 趾 里 記 耳 祝 裏 起 似 子 市 贈 傅 都 曹 別 沁 已 里 耳 起 裏。 王 融 禮 舍 利 寶 塔 篇 頌 思 悲 滋 基 之 時 疑。 謝 朓 在 郡 臥 病 茲 時 當 辭 颺 持 絲 期 荇 嘸 懷 故 人 期 思 之 茲 時 詩。 沈 約 郊 居 賦 期 時 辭 基 司 持 怡 基 芝 楠 持 嬉 茲 時 熾 記 何 敵 佐 貞 女 引 疑 悲 詞 去 東 陽 期 茲 洪 荇 旗 思 和 竟 陵 王 抄 書 期 茲 詩 疑 滋 詞 輻 芝 嘸 春 思 絲 持 時 洪 姬 思 高 士 替 志 事 何 敵 穢 異 緇 記 滋 雅 熾 置 忌 事 志 泊 嗣 豫 章 行 駛 思 異 嗣 兩 志 熾 事 何 寄。 任 防 贈 郭 桐 廬 思 抵 持 茲 悲 期 辭 答 何 徵 君 裏 市 士 軌 喜 止。 同 此 派 者 何 承 天 高 允 王 儉 謝 莊 孔 稚 珪。

脂獨用者：

謝 朓 詠 邯 鄲 才 人 曄 眉 悲 姿 私 三 日 侍 華 光 殿 帷 曄 姿 昵 位 瑟 轡 肆。 沈 約 三 婦 鮑 曄 帷 眉 私 九 日 侍 宴 曄 姿 昵 六 憶 曄 思 飢 郊 居 賦 地 嘒 肆 庇 燿 器 肆 崇 地 至 淚 隨 人 賦 位 至 媚

翠賦：彌勒贊：二地替器位墜至忒媚秘遂備懿：金庭館碑位器秘贊：陸昭王碑：遂贊替序：梁宗廟登歌：備位致遠地：忱威水維指矢軌。任昉答劉居士：四類肆至。

脂之同用者：

江淹別賦：期辭滋悲時：淵：去故鄉賦：持期滋悲：空青賦：微之：齊太祖誄：埋期辭：師詩疑辭：熙襲詩：劉侯射東山集：滋思：淵：遲時詩：吳中禮石佛：疑時：淵：滋：私：遲：淵：期：王微養疾：滋：悲：埋：帷：淵：期詩：悼室人：茲：微：滋：時：持。梁武帝淨業賦：怡：眉：肌：脂：欺：代：蘇：屬：國：疑：期：時：非：帷：淵：辭：思：持：絲：詩。昭明太子：七：契：遲：滋：照：黎：鵠：滋。簡文帝悔賦：怡：遲：欺：嗤：非：之：師：擎：賦：飢：治：絲：時：私：嗤：帷：遲：梅花賦：埋：姿：帷：眉：時：七：勳：洪：悲：眉：離：遣：飛：姿：薄：命：姿：期：眉：絲：疑：遲：帷：時：期：嗤。梁元帝玄覽賦：非：治：師：疑：辭：辭：嬉：眉：絲：思：魏：時：農：龜：塵：登：顏：國：故：閣：埋：姿：眉：遲：悲：帷：時。邱遲還林賦：吹：淵：埋：辭：絲：著：悲。陳後主巫山高：期：思：眉：絲：時：期：思：時：遲：疑。沈炯陳武帝哀策文：時：熙：芝：欺：醫：期：悲：遲：之：帷。庾信小園賦：飢：遲：茨：眉：龜：時：絲：悲：游：仙：師：期：龜：芝：棋：絲：祠。隋煬帝秦孝王誄：旗：淵：禰：持：台：屍：茲：師。同此派者：陶弘景：王僧孺：劉孝綽：陸倕：王筠：劉孝威：劉潛：何遜：吳均：徐陵：江總：張正見：王褒：盧思道：牛弘。

微獨用者：

謝朓西征賦：閑：扉：輝：遠：依：歸：啼：凝：風：賦：飛：暉：崇：威：歸：微：微：飛：休：沐：重：還：歸：非：遠：依：飛：微：衣：非：微：閑：扉。詠落梅：非：歸：威：輝：追。梁武帝白紵辭：衣：誰：歸：飛。簡文帝圍城賦：肥：扉：威：按：誰：南：郊：顏：衣：髹：誰：飛：詠：晚：閑：追：飛：衣：春：情：追：飛：衣：歸：扉。梁元帝秋興賦：歸：衰：衣：簪：茲：賦：依：衰：機：營：名：詩：飛：追：歸：磯：暉

衣，池中燭影；輝屏微飛稀‘追’；祀伍相廟：‘追’園非衣；宴清言
殿璣非追’。江淹扇上綵畫賦：微衣飛袞歸；效阮公詩：衣‘誰
啼歸疑’。沈約晨征：飛衣歸袞遠依。劉孝綽對雪詠懷：飛衣閑歸遠屏園；非機擬劉公幹：歸飛追；歸。劉孝威擬
古‘追’誰’。庾肩吾遊飯山：‘追’歸稀飛衣。何遜行經孫氏陵：
依機微威肥屏遠歸微非；啤飛衣。陳後主紫騮馬：歸飛輝
衣追’。徐陵侯安都德政碑：歸啤飛威‘綏’。江總勞酒賦：非
推沂。魏收美女篇：歸啤沂妃飛非衣微稀威依機遠。庾
信哀江南賦：‘綏’閑飛；威微歸飛；傷心賦：‘哀’依歸譏枯樹賦：
歸微屏袞；鶴譜：歸飛‘罵’衣；司馬裔墓銘：輝機飛園微稀衣‘袞’；
吳明徹墓銘：‘袞’飛追’歸；謹贈司空：機旂歸衣飛稀依園肥微
妃吹；威微屏閑微非‘袞’追’；入彭城館：威閑袞飛稀衣歸；和何
遜同：機衣歸稀輝飛袞機微；擬詠懷：非微遠袞’。王褒日出
東南隅行：歸輝飛‘追’。同此派者：王融，邢邵，昭明太子，任昉，
謝莊，王僧孺，陸倕，王筠，張正見，溫子昇，隋楊帝，盧思道，薛道
衡。

在段氏十七部裏，脂微是同部的；南北朝第一期，脂微也是通用的。到了第二期，微韻獨立了，脂之却又混了，只有沈約謝朓幾個人是脂之微三分的。

有些字是浮動於兩韻之間的，例如“軌”字依先秦古韻該歸之，依切韻該歸脂；任昉在答何徵君裏把它押入之韻，沈約在枕威威裏却把它押入脂韻。又有些字是容易因傳鈔而致誤的；例如“旂”與“旗”，“饑”與“飢”，“啤”與“惟”，意義都差不多（饑訓穀不熟，飢訓飢餓，但也因聲近而易混），然而它們却是不同韻的。所以我們遇着這些字的時候該加一點見判斷力。例如江淹

齊太祖誅以“旗”與“輝”“微”爲韻，邢古露詩以“旗”與“霏”“機”爲韻，“旗”當爲“旗”之誤；吳均贈杜容成以“帷”與“衣”“飛”爲韻，“帷”當爲“韓”之誤；餘如“飢”“饑”相混之例甚多，當視其韻類而加以校正。

本篇在整理材料的時候，曾用陳蘭甫“系聯”的歸納法，“系聯”的結果對於其他諸韻仍逃不出切韻的系統（只在分合上稍有異同），但對於脂微兩部則有意外的發見。脂韻一部份的字是該歸微的；自從第二期脂微分用以後，這一部份的字就專與微韻同押，而與另一部分的字絕不相通。這一部份的字是：

追綏推蕤誰薤。

我們再看這六個字同屬於舌音與齒音的合口呼，可見它們在同一條件之下歸微，並不是零亂的，也不是偶然的。把這六個字認爲微韻字，則見南北朝第二期以後微韻絕對不再與脂韻相通，換句話說就是不再與“悲眉師奏遲蕤”等字通押。

南北朝聲類與切韻系統的異同如下圖：

切韻系統	脂		韻		微		韻
等呼	開口		合口		合口		開口
發音部位	喉牙唇舌齒		喉牙唇		舌齒	喉牙唇	喉牙唇
南北朝聲類	脂		韻		微		韻
例字	伊堤師尼黎 夷遲胝抵 飢私屍資 脂尸肌		帷悲推 龜淵 遠選 薤不		追蕤 綏誰 推薤	衣旂機 依沂 幾希 饑饑	閑歸飛 非微逵 啤微肥 威

由上圖看來，切韻的微韻沒有舌音與齒音，而南北朝的聲類却以舌齒的合口歸微。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在現代的

北平語裏得到一個解釋。現代北平對於脂微是沒有分別的，然而對於脂微的合口字却有兩種韻母：第一種是“龜歸遠威遠”等喉牙音字，它們的韻母是‘uei’；第二種是“追綏推蕤”等舌齒音字，它們的韻母是‘ui’。等韻家却把這些字部併成一類，認為一個韻母，因此我想從前北平也許曾經把“追綏推蕤”唸入‘uei’韻過。從這一事實可以揣測南北朝脂微韻的進化情形：“追綏推蕤”等字大約先唸的是‘uei’，所以入微，因為微韻的開口呼是‘ei’，後來它們的韻母轉變為‘ui’，如今北平音，所以入脂，因為脂韻的開口呼是‘i’。這是暫時的一種假定。

微韻去聲字少，故常與脂韻去聲通押，如庾信哀江南賦以“沸”“尉”與“帥”為韻，“氣”與“酒至魅冀器地悴”為韻，“擯”“沸”與“地帥淚”為韻，“氣”與“位棄醉”為韻，微調曲以“氣”“緯”與“位”“類”為韻等等。所以南北朝第二期的“醉萃翠遠遼帥類”等舌齒音字雖該認為微韻去聲，仍可與脂韻去聲“冀季器棄地至鼻霰次白四視懿位利二”等字通押的。

(乙)齊皆灰咍。

齊皆灰咍同用者：

何承天芳樹篇：徊開諧階棲懷桂乖。鮑照野饌賦：排哀臺摧隄垂懷代放歌行；“非懷”開來埃歸才猜萊臺過代淮南王；閨懷三日懷臺開苔裁梅杯摧。高允詠貞婦：筭諧垂懷微士頤偕諧懷摧哀。江淹別賦：哇來徊步桐臺哉埃臺來懷徊階渡泉橋哉來鰓迴開苔懷來休上人怨別哉來徊開臺埃懷冬盡難離。閨題懷西啼垂墜墜。

齊皆同用者：

顏延之和謝靈運：迷棲閨睽羈乖琰荻稭泥淮黎哇偕懷瑛

懷。王儉褚彥回碑文階懷諧黎。

皆灰哈同用者：

謝朓擬風賦才徠臺懷；泰和隨王殿下還來回臺杯，開來懷
徊，來開臺枚。張融海賦排開階。陶弘景水仙賦開淮臺
來；尋山誌萊臺懷諧埃。陸倕思田賦懷萊隈迴。邢邵冬
日傷志篇裁杯臺來開哀枚萊懷。

齊獨用者：

謝朓遊敬亭山齊棲谿低啼淒蹊迷梯睽。沈約和陸慧曉
稽齊黎圭犀携泥畦西迷。王融戒法攝心篇頤：莫棲倪齊
蹊迷。王僧孺朱鸞堤驚雞挂棲。王筠春日齊泥棲閨妻。
梁元帝臨棲鳥棲迷齊閨妻。吳均渡易水歌齊低嘶齊；
與柳惲贈答：棲挂齊泥西。江總紫騮馬淒閨嘶堤啼；雨雪
曲：溪西蹄低迷。張正見從軍行：西齊梯迷泥；神仙篇：繞溪
迷泥鷄。庾信小園賦：閨携妻畦低嘶；將命至鄴：堤黎挂迷
低蹊；至老子廟：見谿圭泥低啼迷西；初晴：隈低泥溪齊。王
褒山家：携窈‘啤’迷啼棲蹊齊。盧思道神仙篇：携梯雞溪寬
泥西迷；贈李若：淒蹊西迷挂蹄；贈劉俊同：携黎西雞蹊谿低
嘶泥妻。薛道衡昔昔鹽：堤齊蹊妻閨啼低雞泥西蹄。同
此派者：謝莊(?)，簡文帝，任昉，何遜，庾肩吾，陳後主，徐陵，沈炯。

皆獨用者：

江總靜臥棲霞寺房：齊靈階懷乖儻。庾信陸逞神道碑：乖
埋增悵商調曲：‘開’乖懷‘哉’；山齋：齊階埋槐乖；晚秋：階槐還
排畫屏風齊埋懷偕。同此派者：沈約，吳均。

灰哈同用者：

顏延之陽給事誄：懷萊埃骸才臺。沈約飲馬長城窟：堆迴

臺埃三日侍風光殿臺哉迴。梁元帝詠石榴催梅來栽開。
 早發龍巢限開來臺。徐陵梅花落梅栽臺徊裁闕鷄才媒
 臺來。庾信高鳳好書迴臺來開陸逞神道碑挫迴哀雷長
 孫俊神道碑雷開臺才步陸孤氏墓銘迴灰臺徊周宗廟歌
 徊疊來步虛詞開來臺迴萊災遊田開來臺回枚杯闕弘
 三教開來臺才迴灰喜雨回媒雷臺開來胎才偶蒲州刺史
 迴開催來奉和趙王臺雷杯來開臺薺。盧思道盧記室詠
 杯埃迴臺開來。薛道衡遊昆明池徊材來灰開杯和許給
 事灰梅徊來杯哉梅夏梅來開才。同此派者謝莊王融邱
 遲王僧孺劉孝綽劉孝威庾肩吾何遜吳均陳後主王褒隋
 煬帝。

當齊皆灰吟同用的時候，它們的音值未必完全相同。齊
 與皆近皆與灰吟近齊與灰吟則較遠，所以齊皆同用與皆灰吟
 同用的例子都很多，齊灰吟同用的例子就非常少見。

四 蕭宵肴豪尤侯幽

(甲)蕭宵肴豪。

蕭宵肴豪同用者：

何承天將進酒篇：朝肴交僚纏濠勞遊醪妖謠嗽上邪篇：矯
 表草道：木瓜賦：勑釐撓效操好報。傅亮登陵墓館賦：阜騷
 隨勞切遼。謝靈運山居賦：椒標綯菱沼表道：抱表草矯道
 窕兆早緣覺聲聞合韻：少賓老道：宋武帝詠昭姬郊朝道：趙
 造表沼早吳相達行道：草抱保稿早老好鳥造燥饒曉了稿；
 平原侯植：沼草討好道：皇抱早藻吳飽老：從遊京口：高超
 鏤椒潮阜桃昭苗巢謠：石室山郊高椒朝省喬交條綯從弟

惠連交遊苞陶勞入東道路詩朝隨韶桃苗遼高朝謠。顏延之範連珠交昭潮皇太子釋奠照與教效。高允答宗欽寶矯表縞鹿苑賦教蹈與號躁誥照廟尊妙詠貞婦好到德效徵士頌到誥操孝教。鮑照傷逝賦矢少抱保草藻老討道擬行路難朝銷‘頭’。張融海賦殺高隨。陶弘景水仙賦敬飾桃符。王儉高帝哀策文孝昭教。邢邵文宣帝哀策文寶草皓擢矯。

蕭實同用者：

謝惠連泛湖歸機潮要椒隨條豷朝。梁武帝玄覽賦背離橋朝韶韶超條標寮遼霄朝鳥名詩要機蕭腰潮。王融勅請增進篇頌朝遙想遼超橋鑣清楚引峇宵遼隨苗妖遊仙詩鑣潮風霄寥。謝朓遊後園賦超寥隨遼擬風賦椒朝遙寥超。昭明太子芙蓉賦‘號’曜調七契曜照石笑耀妙‘樂’。簡文帝三日侍皇太子宴堂搃條三月三日遙朝天條朝妖翹腰矯潮椒。沈約華陽先生背離朝鑣調傷庾杲之倣條隨昭。江淹水上神女賦鑣條要矯矯寥遼超葉銘鑣條要矯椒寥。劉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朝謠橋鑣重椒潮奉和六月壬午應令瑤潮遙橋霄跳機苗樵瓢朝遙銷奉和晚日船搖潮隨倚簫。江總營湮樂儼條要遙椒銷偃朝。陳後主獨酌謠謠隨驛調超霄飄遙喬謠宵朝謠消調朝離嬌遙。沈炯獨酌謠謠謠要招飄超喬霄韶朝遙豷八音詩嬌迢橋飄朝韶豷庭瑤。庾信連珠標‘鼎’司馬裔神道碑遙橋遼姬夢入堂內椒條撫腰搖調朝畫屏風鑣條飄驛橋飄腰調姚。盧思道納涼賦條簫鑣變霄恣盧記寶謀朝翹招條鑣條。牛弘方邱歌昭郊食舉歌昭饒調曉朝。同此派者謝莊王

僧孺，庾肩吾，何遜，吳均，徐陵，王褒，隋煬帝。

有獨用者：

沈約 郊居賦 郊 茅 交 巢 均。江淹 齊太祖誄 孝 貌 敦 敦。梁武帝 孝思賦 孝 撓 敦。江總 陸君誄 敦 撓 孝。庾信 小園賦 消 交 均 巢 均。周祀 方澤歌 郊 庾 茅 均 擬詠懷 郊 交 茅 巢 膠 均 嚼 包。園庭 郊 交 茆 巢 苞 膠 嘲 殺 庾 交。隋煬帝 秦孝王誄 胞 郊 巢。

豪獨用者：

謝莊 和 元日雪花應詔 道 寶 造 藻 果 掃。王融 善友獎劬篇 頭 草 皓 竊 道 保 造 奉 養 僧 田 篇 頭 掃 寶 道 老 藻 草 皓。江淹 謝惠連贈別 勞 遊 阜 陶 瑤，徘徊 草 道 寶 巧；陰長生 寶 道 草 鳥；孫綽 雜述 老 道 皓 草 巧 鳥；效阮公詩 好 道 寶 草 抱。謝朓 奉和竟陵王 寶 道 抱 早 草 老；添役湖州 奧 好 暴 冒 竈 導 號 操 報 勞 蹈。梁武帝 淨業賦 道 草 老 惱。昭明太子 擬古 草 皓 掃 老。簡文帝 大同九年七月 撓 好。王僧孺 古意 刀 袍 豪 迢 毛 蒿；至半洛 掃 鳥 錫 涼 好。何遜 聊作百一體 蟻 豪 勞 袍 敖 曹 褒 蒿 精 滔 毛。江總 贈賀蕭舍人 道 老 抱 藻 草 保。陳後主 立春日泛舟 桃 滔 袍 刀 高 藻。沈炯 離合詩 桃 高 蒿 陶 騷 曹 勞。庾信 步虛詞 高 敖 桃 刀 逃；侍從徐國公 稍 施 皋 醜 高 刀 勞；和裴儀同 皋 騷 毛 勞 高 袍。同此派者：沈約，劉孝綽，王筠，吳均，王褒，薛道衡。

蕭實 有 豪 只在第一期是同用的；第二期以後就分爲三部，蕭實 爲一部，有 爲一部，豪 爲一部。陶宏景 江淹 王儉 還算是第一期的派頭；邢文 宣帝 哀策 文 也許是轉韻。此四韻不與尤侯幽通，鮑照 擬行路難 是例外。

(乙)尤侯幽。

尤侯幽同用者：

傅亮傳府君銘：修求周幽，奉迎大駕；舟球尤收，轉留修謀，幽浮繇謳。謝靈運登臨海嶠舟流遊樓留山居賦：口首阜茲後右。顏延之車駕幸京口遊州流舟浮游謳洲暉邱采。鮑照園葵賦：抽油暉授憂羞，代結客少年場行頭鉤，瞻遊邱州浮侯流求憂，代陽春登荆山頭遊留州樓流收暉柔憂邱。簡文帝梅賦：富宙櫓授守獸寇，大同哀辭，侯漏岫就饒劉孝，侯守園溜舊和蕭東陽櫓守侯富。徐陵出自蘄北門行：愁樓流秋州侯。庾信哀江南賦：舟遊流樓邱舟侯洲牛，胃漏寇獸宿闕擬詠懷謀侯頭留秋微調曲，省后負司馬裔神道碑：侯閒宿步陸孤氏募銘：守鑣闕。王褒藉上難爲趙邱：由求鉤侯州授浮鉤。盧思道日出東南隅行：鉤樓羞眸愁留頭，河曲遊流遊洲稠樓猶謳漕憂，聽鳴蟬篇：州求樓遊侯憂牛。薛道衡豫章行：飄遊流洲樓入郢江流牛洲浮鉤頭，渡北河洲流樓浮侯愁，苦紙流鉤。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詩人。

關於尤侯幽三韵，全南北朝詩人是一致的，三韵完全沒有分用的痕迹。尤侯大約只是開合口的分別，尤與幽恐怕就完全無別了。

五 蒸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

(甲)蒸登。

蒸獨用者：

傅亮盛物賦：蠟陵繼承膺。顏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昇

惡凝膺繩。鮑照代白頭吟：繩冰仍與勝蠅陵升稍憑膺與。
謝莊三述句：澄勝凝興。謝惠連雪賦：‘窮’升凝冰興緒代古。
 綾繩興凌升瀾。梁武帝採菱曲：繩興菱。簡文帝賦得橋：
 陵冰繩應；吳郡石像碑：勝證孕乘應。沈約介雅：升仍應。
江淹恨賦：陵興乘膺勝橫吹賦：澄應。齊太祖詩：繩興澄。
陶弘景水仙賦：繩興陵；尋山誌：陵於承。王筠俠客篇：於膺
 陵興。何遜七召：慾繩冰。徐陵陳文帝哀策文：稱憑繩升。
庾信連珠：膺勝鄰常墓銘：憑陵凝承；周祀園丘歌：憑升繩。
盧思道從駕：陵繩承憑冰凝蒸微陵勝。牛弘方邱歌：承膺。

登獨用者：

謝靈運：宋武帝詩：弘登朝勝。顏延之藉白馬賦：登稜層勝。
簡文帝詠烟：藤登層燈。梁元帝幽逼詩：恒鳴。劉孝綽：
陸倕：僧燈弘能曾。何遜：渡連沂：恒勝帽崩藤登朋。庾信：
北園射堂新成：登棚勝能藤朋。

蒸登在南北朝沒有合用的痕迹，同時與它們相配的職德也很少合用的情形。依謝惠連雪賦看來，蒸可與東通用，同時，與蒸登相配的職德也可與屋燭通用，因為雪賦以“國”“域”“德”與“竹”“曲”為韻。由此看來，蒸登與東鍾相近，而它們距離庚耕清青甚遠。

(乙)東冬鍾江陽唐。

東冬鍾江同用者：

何承天：壯頌：工龍雍江邦庸。傅亮感物賦：中櫟壙東充終。
蕭子顯：封：宗隆躬工通蒙。謝靈運：山居賦：蜂縱江紅風；田南樹園：同中風江壙；蜂功：蹤同；南山往北山：峰松；璫淙；蹤容；茸風；重同通。顏延之：陶徵士詩：風邦恭農；直東宮：工風。

墟中宮窮衷松充桐除第服冬窮容躬。高允答宗欽通封從同；微士頌躬功崇隆通胸龍邦。鮑照野鷺賦崇遼蓬空雙胸；代陳思王京洛篇窗龍風容中鴻蓬空縫濃從；代陳思王白馬篇弓風中冬縫封松墟戎功鍾雄；從拜陵登京峴終松重通峰容窮中邦空；贈馬子喬中風容鴻雙；與荀中書別風躬終容江從空；還都口號宮通風冬空容江邦逢功；數詩東宮邦鴻豐風鍾重容通游月攄同中風。袁淑大闢王九錫雄東風攻峰。謝惠連豫章行江從峰鍾蹕羊龍胸封容猛虎行峰容蹕恭從；又風‘傷’前緩聲歌胸峰公‘楊’同豐；七月七日：櫛風窮從容蹕雙空龍重。王儉贈徐孝嗣龍東蹕蹕從。謝朓移病還園蓬鴻空重容冲從。

東獨用者：

梁武帝淨業賦童窮窮風雄；靈空同風中冲空。王融十種慚愧篇頌隆中崇通風忡法樂辭窮風中葱宮；春遊迴文東義風紅中。昭明太子七契：桐葱嵩東風中。簡文帝梅花賦：宮中叢通笛風；七：宮風虹瓏東，中紅風，‘容’童風翁，空通；上之回：中宮風腫戎窮；鮑敬言：中空紅終宮通蹕腰弓蟠豐；豐風筒桐東窮；行幸甘泉宮：通宮空風虹終中鴻；泰和登北顧樓：宮澧桐童虹中。沈約璫石像銘：功空蒙融通葱風東衷宮工隆嵩；前緩聲歌東風宮鴻空虹童空中嵩；遊沈道士館：功充中宮窮豐躬；‘龍’風蹕：鴻通嵩同；和劉雍州：工銅瓏窮鴻窮叢風雄桐充嵩；望秋月：叢風紅深空通瓏鴻宮東。江淹泣賦：紅窮東風，哀千里賦：窮虹東空；知己賦：‘容’同終麗色賦：中風桐東空；靈邱竹賦：宮空風濛東通山桃：叢風虹‘宗’；齊太祖誄：工空‘庸’冲功風，同功東崇公終‘邦’風，赤亭：楓虹

窮中空風鴻。任昉 王貴 賴哀 策文 宮風 中 冲 窮終 待釋 奠 宴 冲 風 蒙 銘。徐陵 傅大士 碑 雄 空 通 叢 風 徐則 法師 碑 童 中 銘 蒙 紫 蜀 馬 繫 懷 空 鴻 東。沈炯 長安 少年 行 翁 蓮 雄 功 宮 中 通 空 東 終 同 擊 翁 蒙。魏收 後園 宴 樂 中 風 穹 功 通 叢。庾信 馬射 賦 風 宮 紅 弓 熊 空 鄒 偉 墓 銘 公 通 雄 封 蕭 太 墓 銘 宮 戎 中 東 窮 風 祝 方 澤 歌 宮 中 風 同 宮 中 馮 風 窓 上 益 州 窮 同 蓬 風 紅 空 和 樂 儀 同 通 風 宮 豐 簡 東 和 王 內 史 宮 功 弓 熊 重。盧思道 孤鴻 賦 鴻 蟲 東 風 空 濛 弓 祭 灋 湖 文 東 濛 同 風 通 戎 後 園 宴 叢 繼 紅 窮 中。薛道衡 隋 高 祖 頌 蒙 同 功 風。同 此 派 者 謝莊 (?) 梁 元 帝 陶 弘 景 劉 孝 綽 劉 孝 威 劉 潛 庾 肩 吾 何 遜 吳 均 張 正 見 牛 弘。

冬鍾江同用者：

江淹 哀 千 里 賦 峰 江 靄 色 賦 雙 容 龍 邦 赤 虹 賦 逢 容 峰 龍 紅；
江上之山 賦 江 峰 重 鍾 論 語 從 重 峰 窗 陸 東 海 鹽 山 集 濃 紅 松 峰 重 從 容。昭明 太子 七 契 那 封 從 冬 從。

冬鍾同用者：

沈約 俊 雅 重 容 從 雍 恭 於 穆 鍾 鋪 容 龍 蹤。簡 文 帝 劉 顯 墓 銘 羣 重 家 龍 拱 龍 湧 趾 被 幽 連 珠 鍾 宗 王 規 墓 銘 鋒 鍾 冬 泐 門 太 守 行 濃 重 塘 逢 封 蹤。梁 元 帝 玄 覽 賦 塘 封 衡 蹤 松 鍾。
庾肩重 泰 使 北 徐 州 恭 從 蹤 封 塘 雍 重 龍 容 鍾 松 鋒 濃 茸 紫 蜂 鋪 嘴 峰 庸 逢。江 總 入 龍 邱 巖 精 舍 龍 峰 松 鍾 重 容 從。
張 正 見 和 諧 葛 覽 封 重 鋒 蹤 戎 題 新 雲 松 峰 重 龍。庾 信 陪 賀 龍 峰 衡 松 容 鍾 重 蜂 容 封 任 洛 州 梁 龍 重 鋒 從 庸 峰 松 龔 封 送 靈 法師 葬 封 鋒 松 重 鍾 濃 從。王 褒 山 家 冬 峰 蹤 松 鍾 逢 龍。盧 思 道 春 夕 松 封 峰 濃 容 重 春 從。牛 弘 太 廟 樂

歌宗雍重恭容從。薛道衡展敬上鳳林寺峰龍重濃鐘松蓉從。同此派者魏收邢邵。

江獨用者：

簡文帝秋晚江窓紅。

陽唐同用者：

顏延之赭白馬賦王方裴光章‘衡’防陽給事諱陽昌皇良籍‘衡’。(9) 謝靈運山居賦忘常堂陽鶴章梁涼堂房芳長傍場，芳叢霜陽芳狂。宋武帝諱茫傷皇忘。鮑照喜雨陽光鄉潢莊堂芳箱皇。梁武帝孝思賦傷望裳方蒼茫腸央徨狂陽芳傷。沈約郊居賦忘場翔昌堂方藏莊茫攘。昭明太子七契光芳黃堂羊溪桑唐唐。簡文帝大法頌長王璜皇梁廊裳張鏘庠揚藏章彰黃王狼荒鄉桑湯良鐘祥芳光凰翔王唐梁常莊踐行狼陽煌香塋涼量王芒霜揚張光房方航疆。王褒頤上桑桑光芳筐徨。李德林夏日涼塘黃漿光粧央。薛道衡陪高祖頌方強王康月夜聽軍樂隍霜光陽章強。和許給事行場房妝芳香。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詩人(惟孔稚珪徐陵庾信又以陽唐與江同用)。

江陽唐同用者：

孔稚珪旦發青林江長央霜忘。徐陵鴛鴦賦雙茲。庾信鴛鴦賦王梁桑牀柳優慕銘陽張章江配帝舞藏堂湯香飄

(9) 顏延之的‘衡’字兩次與陽唐同用，而不見與庚韻字同用，令人推想顏氏方言裏只把這一個字讀入陽唐，並不是把庚與陽唐合韻。這是該辨別清楚的。江淹的‘靈’字也是如此。(見下文。)

康昭夏長昌陽煌唐香翔方;王昭君陽梁行霜張從鴛楊場
張傷狼驪裝行方長昌;夏日應令陽長黃香凉房簪送衛干;
降江;代人傷往茲雙。

在南北朝第一期東冬鍾江是同用者,王儉謝朓還有第一期的遺風。江淹可以代表第一期與第二期之間的過渡人物,所以他的東韻與鍾韻雖在大部份的情形之下是分開的,却仍有些混用的地方。第二期除江王謝三人以外東鍾的界限就很顯明:冬江字少,不常見,偶見時,則歸鍾而不歸東。第二期以後的東鍾合用時,僅能認為例外,因這種情形太少了。陽唐之不可分,也像尤侯幽之不可分。江韻獨用,僅有簡文帝的一個例子,似乎是孤證;但與江相配的入聲覺韻也有獨用的。覺韻獨用者有簡文帝,沈約,陶弘景,王僧孺,王褒,盧思道諸人,例子很多,顯然可信;⁽¹⁰⁾那麼沈陶王王盧的江韻大約也是獨用的,不過沒有史料可憑罷了。孔稚珪的江陽同用,覺禪也同用,大約是方音使然,因為南北朝第一二兩期的江陽韻是顯然劃分的。到了第三期,江陽在更大的地域裏實際混合了;徐陵與庾信都屬於這一派,尤其是庾信,他的江與陽唐,覺與藥禪都有許多同用的例子,絕對不會是偶然的合韻。江韻之離東鍾而入陽唐,是在頗短的期間內發生的變遷;簡文帝諸人的江韻獨用(同時覺也獨用),正是已離東鍾而未入陽唐的一個過渡時期。由此看來,江之歸陽,並非在唐宋以後,而是在隋代以前;切韻以江次於東冬鍾之後,顯然是志在存古,戴東原的話有了左證了。⁽¹¹⁾

(10) 參看下文覺韻條。

(11) 藍氏聲韻考云:“江韻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混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雜成一韻也;不次陽唐後者,攝韻時以可通用字附近,不可以今音之近似而淆雜古音也”。

(丙)庚耕清青。

庚耕清青同用者：

何承天雍離篇：情兵庭，旌英鳴，傾清鯨城平。謝靈運山居賦：訂傾榮平，平明菁靈榮，經并杭成，獵慶，翔鳴，經，腥，傾成。征行倂星，靈生迎，形，驚，情經，彭，撰征賦平，寧京，局，榮明，情刑，將，靈，輕，爭，明，生，庭，刑，船，城，經，荆，庚，彭，兵，驚，萌，城，榮，宋，武，帝，謀，行，并，營，明，齡，明，萌，經。顏，延，之，陽，給，事，謀，平，爭，亭，城，局，生。高，允，王，子，喬，卿，庭，星，冥。謝，惠，連，塘，上，行，營，庭，驚，榮，明。鮑，照，野，戔，賦，榮，行，城，庭，局，驚，寧，代，昇，天，行，城，情，平，榮，生，靈，經，行，庭，齡，榮，擬，行，路，難，庭，莖，器，爭，從，臨，海，王，行，冥，荆，旌，鳴，京，情，榮，盈。孔，稚，珪，白，馬，篇，鳴，平，庭，征，星，城，驚，聲，兵，清，青，亭，傾，成，英。梁，武，帝，孝，思，賦，成，榮，溟，形，靈，猊，停，零，圃，棋，賦，形，榮，平，名，爭，會，三，教，經，青，生，名，清，齡，星，明，生，驚，英，萌，榮，形，情。昭，明，太，子，七，契，榮，形，聲，英，情，名，營，同，秦，僧，正，講，城，名，冥，驚，形，英，情，成，盈，明，更，生，清，輕。沈，約，郊，居，賦，榮，星，平，形，經，成，桐，榮，青。江，淹，丹，修，可，學，賦，‘疏’，屏，冥，鯨，名，燈，賦，榮，形，靈，筆，平，營，蓮，華，賦，名，英，名，莖，清，英，靈，冥，聲，靈，邱，竹，賦，‘墟’，青，汀，柵，構，象，榮，精，名，生，青，溟，生，局，汀，櫺，形，登，香，爐，榮，經，靈，青，冥，星，驚，生，情，名，旌，渡，西，塞，榮，鳴，橫，英，情，生，莖，經，王，榮，懷，德，京，情，橫，清，莖，零，平，纓，成，萍，頤，名，傷，內，弟，名，聲，榮，輕，情，鳴，生，庭，桐，簡，文，童，馬，寶，頤，明，聲，經，平，英，清，‘興’；(11) 秋，閨，夜，思，征，生，屏，鳴，榮，成，聲。

(11) 簡，文，童，以，‘興’，韻，‘清’，謝，惠，連，以，‘得’，揚’，韻，‘風’，同，‘微’，以上，文，道，是，以，類，遠，的，韻，合，用，的，我們，只，能，認，為，偶，然，合，韻，不，能，把，燕，與，清，或，隱，與，庚，之，間，的，時，域，混，淆。由簡，文，童，研究，韻，部，該，下，些，判，斷，的，工，夫，否，則，詩，經，的，韻，部，必，不，滿，十，部，而，不，能，分，為，二，十，二，或，二，十，三，部，了。

梁元帝玄覽賦誠明京精庭經。陸倕和昭明太子京城樓
漢征靈英桐旌瓊榮。庾肩吾經陳思王墓生名寧明成鳴
驚城京情。江總雲裳賦清營靈名徽英生。盧思道櫟歌
 行清城名纓輕情汀贈別司馬幼之盟行臺旌清生纓名。
李德林相逢狹路間經檣名城明營生輕兄情明靈星靈箏
 纓。牛弘大射登歌明成行正庭名英平檣清。薛道衡出
 塞驚兵星城生聲庭營纓漢京昭君辭庭情形輕城征平聲
 屏明榮名傾生星從翊經營旌清臺。同此派者傅亮袁淑、
王融張融謝朓陶弘景任昉吳均陳後主沈炯魏收溫子昇、
隋煬帝。

庚耕清同用者：

何遜與崔錄事別行城盈平井明清驚迎征清呂京生。徐
陵陳文帝哀策女城明清精平禎征鳴荆傾。庾信哀江南
 賦城營兵行鳴聲象戲賦杯靈生行明燈賦清聲鳴榮明情
 段永神道碑生星鳴桐聲周祀園丘歌誠請傾情明清聲成
 商調曲明行成衡情聲平聲形平平成旌盟角調曲征兵
 生聲并盈成刑徵調曲生清明傾平庭銘出自薊北門行
 情城鳴兵營名泰報趙王平兵鳴名征明行營城迎聲衡伏
 聞遊獵晴橫行聲鳴驚平城同秦寺清京城驚生聲輕明城
 笙情夜聽搗衣聲城明成聲鳴宮調曲平靈庭衡庚。同
 此派者謝莊王儉張正見王褒。

青獨用者：

謝莊月賦經靈冥庭宋孝武帝哀策文亭星庭冥宋明堂歌
 庭靈庭靈帝靈江都平解嚴靈寤懷園引庭青。王儉高
 帝哀策文經桐刑庭明德凱容樂靈庭形寤。劉孝威妾漢

命篇庭陴屏桐亭冥形。何遜七召庭聲和蕭諧議庭瑩屏青星。徐陵太極殿銘屏幃銘經廷。庾信哀江南賦涇涇亭瑩青印竹杖賦銘庭齊王憲神道碑經靈寢庭長孫俊神道碑靈星經庭辛威神道碑靈星庭經豆盧公神道碑涇星靈亭銘柳霞墓銘星經瑩邸常墓銘靈經亭星趙廣墓銘經庭銘星青帝雲門舞星靈。王褒從軍行經亭涇涇形星青刑銘庭屏。

廣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劉涇平水韻直以庚耕清併爲一韻，青仍獨立。凡廣韻同用獨用之例，並不僅是因爲韻窄而歸併的，而是依聲音的遠近支韻已够大了，還要與脂之同用，微韻雖窄，仍該獨用，可見窄不窄並不是同用獨用的主要原因。青既獨用，可見它的音值離庚耕清頗遠，而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已經看得出了。庾信有十篇詩賦是專用青韻的。其餘雖也有庚青同用的地方，但都是些祭歌，神道碑，賦詩裏則絕對沒有青與庚耕清混用的例子（詩的用韻比較嚴格，非但庾信如此）。除何遜徐陵庾信等人外，南北朝大部份的詩人似乎以四韻同用；然如江淹知己賦以“經靈形”爲韻，靈邱竹賦以“青汀桐”爲韻，石劫賦以“涇靈寢形”爲韻，沈約彌陀佛銘以“形靈冥齡”爲韻，金庭館碑以“庭星櫻青”爲韻，謝朓酬德賦以“迴艇涇鼎並舜”爲韻，簡文帝七夕以“靈駟星惝”爲韻，似乎都不是偶然的；尤其是青韻上聲字那麼少，而謝朓用了六個上聲字還不至於出韻，更顯出青韻的獨立性來了。

六 眞諄臻欣文元魂痕先仙刪寒桓

(甲)眞諱臻欣文。

眞諱臻欣文同用者：

何承天社頌：民行入鉤浪；天贊人辰分；戰城南篇：塵震殷雲；有所思篇：閔辛因墳；遠期篇：辰親賓人文；塵神均身春。謝靈運山居賦：文神陳倫；撰征賦：辰人綸分民；君焚勳仁；宋廬陵王誄淪春：雲中幽歌行；鄰因雲陳淪眞親斤人辰；述祖德詩：雲氛入軍分人塵綸屯民；魏太子辰津民臻仁新陳人茵塵珍；苔惠連句：秦登臨海嶠；近畛忍隱；臨終詩：盡殞菌慙忍朕。梁武帝渚業賦：人塵嘖筠春眞芬新鄰因神。陶弘景雲上之仙風賦：文雲辰；燕鶴銘：禽眞辰辛門；許長史宿館庠碑：芬文巾靈告遐篇；因欣身賓津。

眞諱臻同用者：

顏延之迎送神歌：親春禪陳民晨淪神翰振。謝惠連雲賦：陳親紳因春；仙人草贊：人臻春林；液集作離合：賓臻遼。鮑照代嵩里行：仲晨親巾陳淪人塵；送盛侍郎：聞津塵人身春；學古：巾親人身神唇珍塵巾晨陳春。謝朓齊雲祭歌：巡賓臻昭明太子宴闕思舊淳鄰新仁濱塵巾；東齋聽講：珍仁均眞塵津陳新蘋仲。簡文帝長安有狹斜行：零銀臣塵陳新巾黎序傷離新體；巾襟潛塵翰人。何遜贈族人：紳薪姻陳綸巾淳身民人仁貧珍倫神淪濱眞陳親鄰塵秦辰。徐陵歐陽頎德政碑：陳臣因新巾鎮鄰賓塵仁春；王勣德政碑：臣濱因神倫珍倫臻樵陳春。江總梁故度支陸君誄：仁眞神禽辰身貧姻人。盧思道城南隅讌新人春：濱塵翰句秦上已複飲：塵春蘋人珠簾；晨人塵春。薛道衡豫章行：頓春新人塵。同此派者：董子良，王融，庾肩吾，吳均，王褒。

眞諱臻欣同用者：

謝莊孝武宣貴妃諱嫺臻，顧身晏圖；宋明堂歌：晨春新根。
沈約郊居賦：津秦圖珍，春人需雅珍，蕝陳神根，大壯無誰；人
 倫蕝晨晏津震人輪新陳寅，新安江珍，春麟津麟巾塵。梁
元帝玄覽賦：眞珍欣陳麟。徐陵步輦戲書：勤春人塵新巾
 身。庾信哀江南賦：人民輪筠臣濱麟人輪勤臣眞人；吹竽
 徵伶：筠眞晨人秦春新，庾辰人馴鄰塵輪臣麟賓羽調
 曲；辰臣麟輪巡銀賓人。牛弘耕桑賦：民根，方邱誰神辰純
 陳臻人。

文欣同用者：

顏延之夏夜呈從兄：紛紛雲開芬殷，文還至梁城作勤軍群
 分雲文填君開殷。鮑照蕪城賦：勤填雲文君分，群文師：
 殷‘文’雲群，還都道中：勤分群紆聞。盧思道升天行：群君
 文雲里爲聞紛。

文獨用者：

謝莊侍宴嶽山：雲氣分文，侍東排開雲熏汾。王融出三界
 外樂篇：氣雲填群薰君。沈約秋夜：分氣雲裙聞。昭明
 太子七契：雲文分芬聞。簡文帝七勵：聞君分勤文雲。何
 遜九日侍宴：勤君分氣盧群雲唾絞分雲聞汾。庾信豆盧
 公神道碑：君雲分勤文；段永神道碑：聞君紛雲軍，同盧記室
 從軍：文軍群汾分聞雲君，西京路春旦分雲汾群氣君文薰
 軍；若豆陵氏墓銘：問愠訓‘舜’。同此派者：道子良，袁淑，謝朓，
王僧孺，庾肩吾，吳均，江總，王褒。

眞諱臻之不可分，全南北朝是一致的。欣消或歸文，或歸
眞，大致可說第一期的欣歸文，第二期以後的欣歸眞。“根”字

本有“語巾”“語斤”二切，故上面所舉謝莊以“根”韻“新”，仍不當認為欣真同用；反過來說，盧思道以“根”與“群”“君”等字爲韻，也不能認為欣文同用。切韻是志在存古的，隋時江已入陽，却仍把它放在東冬鍾之後；同理，隋時欣已入真，却仍把它放在文之後，因此就與實際語音系統衝突。顧亭林注意到杜甫以欣真合用，亦可爲唐時欣已入真之證。就真諄臻三韻看來，收‘n’的韻尾很有些地方是與收‘ng’或收‘m’的韻尾混用的。例如何承天以“行”與“民人鈞根”爲韻，是韻尾‘ng’‘n’相混；陶弘景以“禽”與“真”爲韻，謝惠連以“林”與“人臻春”爲韻，簡文帝以“尋”與“銀”“臣”等字爲韻，“襟”與“巾”“潯”等字爲韻，江總以“禽”與“人”“真”等字爲韻，是韻尾‘m’‘n’相混。我們再看庾信夜聽搗衣以“羆”與“開”“摻”爲韻，也是‘n’‘m’相混。乍看起來，真侵相混與桓覃相混都很像今北音與吳音，真庚相混也像今北音；但我們決不能如此判斷。在南北朝的韻文裏，韻尾‘m’‘n’‘ng’三系的界限是很顯明的，我們不能因爲有了六七個例外而把三系的界限完全泯滅。同時，我們也只能認爲例外，不能認爲傳寫之訛，因爲這些例外也有它們的條理：真只與庚混而不與陽唐或蒸登混；又只與侵混而不與覃談或鹽添混。由此看來，一定是因爲真庚侵的主要元音相同，所以詩人們可以偶然忽略了它們的韻尾而以真庚合韻，或真侵合韻。由此類推，桓覃的主要元音也該相同，或被認爲相同。

(乙)元魂痕先仙山刪寒桓。

元魂痕先仙山刪寒桓同用者：

何承天上白鳩頤乾山淵宣言：上陵者驚攀執轡桓端軒蘭
原山猷澀班乾酸救。謝靈運山居賦：山川員端觀極便閑

研旋川川阡遶園存'西'山然源田阡,蕞蓮鮮翻闌殘歎還繁
 源川敦饒饒鮮淵旋泉,山園存肩登溫淵還鬱單野前緣牽
 翻,山卷貝淵綿然幃門蕞泉觀歎難闌端還攀,篇艱旂賢山;
 撰征賦,山淵度,寒安端蕞難言歎,類艱便川魂,壓難川賢旂
 饒,天恩蕞門,遷根淵宣元恩言端冠淵關難歎,調顏端旋季
 川遶旋埏園田痊焉。張融海賦:天川門,奔魂前天。陶弘
 景水仙賦:山言川輟,翻門前淵田連年仙。尋山誌:山艱根存,
 鬱原山,門源天蟬田。

元魂痕同用者:

顏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門園幃軒原'讎'拔'輓'歌:昏門園
 根。鮑照代東武吟:諠言恩源垣奔溫存論門豚猿猱軒魂;
 代東門行遠晚飯'斷';擬行路難:門園'閭'魂'覺'尊言。謝
 莊懷園引蕞樊園喧門孝武宣貴妃誌:怨萬'媛'靈遜怨。梁
 武帝方丈曲:門遊'。沈約銷聲贊:魂樊存'寤'言;彌謝宣城:門
 諠翻園尊蕞存崑瑤源;奉和竟陵王:魂存門園檢論。江淹
 恨賦:原魂論,宛魂門恩言;遂古篇:門存沅,元魂尊原論言渾
 忤;孫綽奔;左思詠史:門魂源恩尊軒言門園。任昉苦熱:軒
 垣根溫奔。簡文帝蒙預懺悔昏門園怨猿喧軒翻門樊;山
 齋;潘門猿'驚'。劉孝威思歸引:恩燔奔魂屯難論。吳均酬
 別江主簿:源根門檢恩'寤'原翻資。徐陵剡下銘:垣鸞翻怨
 開論昏孫。王褒送觀寧侯葬:源蕃溫崑喧魂垣孫輟檢存
 園門根村昏喧原。同此派者:謝惠連,高允,謝朓,王僧孺,劉
 澄,庾肩吾。

先仙山同用者:

顏延之陽給事誌:魂賢問先傳,赤槐頤:宣玄天間;從軍行間

山天川涓燕弦邊前懸煙憐觀北湖田收川仙塵山環天先
 煙半年鐘妍牽北使洛觀山間川賢榛煙年言繁疊然。高
 允鹿苑賦簡踐典宴造顯。鮑照燕城賦肩天田山妍舞鶴
 賦年天泉山河清頤漆川年山涓淵鮮代別鶴模間懸山煙
 代朗月行山前妍絃先篇宣間代白紵舞歌捐天恩鐘山年
 言和王丞年綸賢山煙牽傳間凝古泉堅年山川煙填賢擬
 青青陵上栢泉煙年絃川山蓮前賢學劉公幹體山前天妍
 白雲天仙淵山煙泉間絃傳旋。謝惠連雪賦鮮山甘賦圓
 山。袁淑效子建白馬篇間賢年權廬言法西捐泉前然。
 謝莊月賦涓閑燕玄傳宋孝武帝哀策文寒暄聲剪舞馬賦
 剪盼箭練絃。王融贈族叔衛軍宣山。沈約栖禪精舍銘
 禪煙天田筌年旂榛山玄泉蓮遜懸鐘傳緣君子有所思
 行川軒仙絃年煙玄早發定山山間圓譙然荃仙悲落桐山
 天懸。江淹泣賦山泉煙連去故鄉賦淵山天哀千里賦憐
 難遜山赤虹賦山軒蓮年江上之山賦旌遜天山堅空青賦
 僊山泉煙翡翠賦山泉天泉落蕭憐仙年山白雲捐山前天
 劉喬墓銘賢傳宣年關堅甄玄山煙鐘遜古篇然邊天山淵
 川先間然傳仙緣宣觀論旋言宣偏間千篇堅言懸煙天
 先然傳山邊緣前田千年全堅然間連鮮前山論圓邊
 船訪道經傳然山悅曲池蘇旌天泉山渡蓮閑山前邊愛遠
 山山天田泉遊黃藥山邊仙天泉煙間年山前然歷山集年
 山田天然蓮間貽袁常侍天泉姻山蓮前堅年。寄丘三公
 川西堅天山袁淑從烈玄年川懸山淵麗絃天鐘前宣學魏
 文帝山寒燕賢。謝朓思歸賦盼約變電眩見。梁武帝遊
 鍾山終賦權遜年然然煎先絃川懸山綸圓娟滌牽泉姻禪

虞田天邊前賢春歌‘恨’。吳均吳城賦煙年遷壘山；八公山賦山儒燕天山鮮僊山關天。溫子昇當山公主碑山泉田傳。邢邵文襄金像銘陰焉纏絲銷宣邊千天山年玄傳；廣平王碑山緇玄。

寒桓同用者：

鮑照觀瀾賦難九調欲歎燕城賦寒殘‘言’石帆銘難安‘言’還‘煙’；代東門行寒顏端擬行路難寬難‘言’還關寒顏難歎，寒安看冠贈王子喬丹難顏還蘭和王護軍寒還彈酸草殘難執經苦雨瀉亂旦晏岸館漫彈冬至淑換雁岸晏散暉。謝惠連秋懷患晏爛鴈慢半算慢官玩翰亂旦煥歎申。謝莊孝武宣貴妃諱執關寒鑾寒懷關引關寒還。江淹丹砂可學賦觀瀾執安顏橫吹賦冠寒還王太子丹阮關還蕭太傅東耕祝文壇年鑾山中楚辭鑾關寒難還蘭贈鍊丹法還顏鑾丹微策寒鑾採石上菖蒲看端關丹歡寬顏還古離別關還關寒征怨問顏還學梁王兗圖賦鴈漢散亂歎半。吳均贈王桂陽別歡干關關端還古意干執關‘言’問怨還安難執。

先仙同用者：

梁元帝玄覽賦軒田連田然然天還連躋還。何遜學古年關關連連前天。張正見御赤樂遊宴堦宣編敗邊川烟僊旂蕢弦筵絃天鮮蟬鉛消泉年重陽殿泉連泉源縣煩僊穆連年鮮躋天弦前關。隋楊帝步虛詞然天還煙箇連泉田玄年。盧思道盧記室諱嚳年天賢前田從軍行泉連年賢天後園宴仙年田連然李德林從僊宣年川煙連天旌篇。薛道衡老氏碑先天川然隋高祖顏然仙玄年和許給事年

圓懸前連川絃。同此派者：傅亮(?)簡文帝庾肩吾吳均陳後主徐陵沈炯。

寒桓同用者：

沈約日出東南隅行：鞞端執鬪鑾官鞍鸞冠白馬驚鞍蘭難盤寒凜蘭安官單完登高望春安桓執翰丹鞍蘭難歎歎。
王僧孺永寧令諫潘干漫調蘭端殘棺寒搏拊安調。劉孝綽櫟口守風歡調難鑾寒安蘭鸞愛姬贈主人看殘執歎冠。
邢邵冬夜安寒酸端殘開冠寬蘭官韓干搏難桓。薛道衡出塞團安寒端乾難宣鞍韓刊蘭山亭蘭端寒。和許給事蘭難乾丸。同此派者：顏延之袁淑蕭子良昭明太子簡文帝。

寒桓先仙同用者：

劉孝威採蓮曲船遊鮮盤鈿龍沙背明月圓殘調寒單難歎丸。

寒桓山同用者：

庾肩吾奉和養漢高廟壇安殘寒難和竹齋竿槌蘭乾難從賀蘭檀寒宣安奉和武帝拊寒盤蘭蟠調歲盡彈安盤丸看。庾信哀江南賦難端安殘難丸寒山傷心賦問安桓鑾寒柳霞墓銘視寒寬棺淮夏蘭蘭舞媚娘看安還殘正旦上司憲府蘭端宣盤彈寒擢擢難冠丹竿奉和賜曹美人寒蘭看問疾示封中錄開寒還執。

刪獨用者：

梁元帝奉別攀開還。劉孝綽遙見鄰舟開還顏普班班。庾肩吾南苑看人還顏攀髮開還。徐陵和王舍人顏髮開還。江總別永新侯開還。庾信連珠開還反命河朔班

還顏關 應令 灣還關 看舞關 鬟望渭水灣 還詠 廡關 還步陸
孤氏墓銘 官鴈洞贊。 李德林 入山關 環攀還顏。

山獨用者:

簡文帝 遊人間山。 梁元帝 玄覽賦 殷山閑 秋興賦 間蘭。

刪山同用者:

盧思道 從軍行 攀還間。

大致看來，元魂痕是一類，先仙山是一類，刪寒桓是一類。元魂痕與先仙山相近，先仙山又與刪寒桓相近。山刪必不可混，否則先仙山刪寒桓六韵就只好併成一類了；因為在南北朝大部份的韵文看來，山是與先仙混的，刪是與寒桓混的，至於山刪混用的例子則很少。刪雖與寒桓相混，它的主要元音未必與寒桓完全相同；非但梁元帝 庾肩吾 庾信 江總 李德林的刪韵獨用是顯然的，鮑照的蕙史曲以“顏攀關還”爲韵，幽蘭以“顏還”爲韵，謝莊 山夜憂以“還顏關”爲韵，江淹 古意以“關環盤還”爲韵，都能顯出刪的獨立性。山韵字比刪字更少，所以很少獨用的例子，但它的主要元音是否與先仙完全相同，也還是個疑問。刪山完全相混，恐怕是第三期以後的事。其次，我們注意到元魂痕在南北朝沒有分用的痕迹，先仙也是完全相混的。

“西”字很奇怪：謝靈運 袁淑都把它讀入先仙韵，這與先泰古音相符；但江淹在寄丘三公裏雖把它讀入先仙韵，在冬盡難離裏又把它讀入齊韵，同是一個人而有兩種讀法，便不容易索解。我們可以這樣猜測：南北朝第一期的“西”字歸先仙，第二期歸齊；江淹在寄丘三公裏用古音，在冬盡難離裏用今音。

七 侵覃銜談鹽添咸嚴凡

侵獨用者：

謝靈運傷己賦心臨陰音；曇隆法師誄深臨林嶽。高允答宗欽深心尋箴。鮑照日落望江深陰林尋音心金沈；和傅大農音心林陰深禽沈岑尋。謝莊孝武宣貴妃誄寢滲枉禁。沈約侍宴樂遊苑臨心沈陰林禽襟澤簪；郊居賦甚稟稔參枕。簡文帝金鐸賦深金陰欽心音尋琳。庾信小園賦林管沈尋林心琴夜聽搗衣；陰林砧琴針心；幽居值春沈臨林侵琴深金臥疾窮愁侵心林尋琴吟。盧思道盧記室誄深金沈簪臨陰吟箴尋任音心有所思任深金林心。薛道衡老氏碑林心琛琴。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詩人。

覃銜同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南潭參耽。鮑照採菱歌：潭南。沈約江南曲：潭南諧簪攸。江淹麗色賦：南驂衫。謝朓臨楚江賦：南潭風嚴。昭明太子七契耽南。簡文帝正智寂師墓銘：潭堪採菱曲：含蠶南。梁元帝玄覽賦：簪暗。吳均古意：堪南簪潭蠶。庾信傷心賦：簪男含；印竹杖：南潭；枯樹賦：南潭堪乾；武陵氏墓銘：南驂草蠶；鄧氏墓銘：南草參蠶；和侃法師：潭南贈別：含洽；夜聽搗衣：間纂摻。隋楊帝錦石搗流黃：暗慘。

談獨用者：

簡文帝七勵：三甘談瓶。

鹽添凡同用者：

謝莊宋明堂歌：簾檐。顏延之陶徵士誄：占瞻欽筵。高允答宗欽：兼譴潛閭。沈約八關齋：染掩險漸。江淹著太祖誄：掩險儉漸，慚念劍。昭明太子七契：瞻簪潛霑淹。簡文

帝七勵：添韻鹽，劍璆，春閨情，織簾簷，雄詠，雪匿鹽。劉孝綽：望月有所思，織簾簷。魏收：永世樂，添韻嫌。何遜：雜花染點歛。江總：東飛伯勞歌，歛歛。庾信：連珠染險，元氏墓銘，冉駝掩。徐陵：鴛鴦賦，念厭。

侵韻之獨用，是全南北朝一致的。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八個韻很少見，尤其是嚴韻，只有“嚴”字見一次，咸韻則完全不見。這樣，我們頗難斷定它們的音值的異同或遠近。依我們所有的史料看來，覃銜的音值該很相近，或相同；談不與覃混，則它們的音值也許相差較遠。“嚴”字似乎就是銜韻中字，否則只能說它是偶然與覃合韻，嚴的入聲業韻却是與凡的入聲乏韻同用，例如沈約釋迦文佛像銘以“業脇劫”與“法”爲韻，可見嚴韻的嚴凡同用不是沒有理由的。咸韻字雖未見，但與它相當的洽韻是與葉帖同用的，可見嚴韻把咸放在鹽添的後面也是有緣故的。

八 職德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

(甲)職德。

職獨用者：

顏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飾測側極。高允：徵士頌，直識，襲食式色。鮑照：遊思賦，抑蝕逼息，績力棘，擬行路難，息息，側織直代，雄朝飛，翼力逼直，隱色，行京口至竹里，仄色，翼逼食力息。謝惠連：獨鶴賦，緇色息側。顧東門：門行，力息直識側。王儉：高帝哀策文，職式極仄。謝朓：酬德賦，息翼側，置植敕隱，答張齊興，極色，昔職側直，翼飾力陟。沈約：郊居賦，棘即息翼力植直，相逢狹路間，憶側食直，翼色棘即。

翼;赤松洞:測息陟翼食側;夢見美人:息憶色食側憶。江淹 江上之山賦:色逼息仄力極;劉楨感遇:色直翼職飾側測。梁武帝登北顧樓:識陟逼域側測織。邢邵七夕:側息測色軾織翼。江總辭行李賦:力隸息直翼飾極。王僧孺中寺碑:測極息'赫'力;中川長望:即極息仄識直色憶。劉峻登都洲山:朔翼測息色;始營山居:息織朔植翼極側色食憶。劉孝綽餞庾於陵:側色飾翼仄力息。何遜擬輕薄篇:億飾植息直側食類色織匿極。庾信豆廆公神道碑:凝直色殖隸軾步陸孤氏墓銘:域色直植。盧思道聽鳴蟬篇:極側食。同此派者:何承天,梁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梁元帝,吳均,陳後主,溫子昇,任昉,劉潛。

德獨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默勒國得;陳琳應北勒國賦則德刻黑默惑。顏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則德塞國。高允徵士頌:惑國墨忒;北伐頌:德國塞則。鮑照河清頌:國北黑葵德。袁淑驢九錫文:默刻忒德。謝惠連雪賦:國'域'竹'曲'德;秋胡行:得惑。王儉諸彥回碑文:默國則德。謝朓敬皇后哀策文:忒則國德;海陵王昭文墓銘:則黑克德;三日侍華光殿:忒德默國。沈約需雅:國德則忒塞。任昉和已賦:惑'渴'默;泛長溪:勒國'域'惑經黑。江淹齊太祖誄:德國克黑則默;國德塞則;薦豆呈毛血歌辭:則德塞默黑國。王僧孺白馬篇:北勒得國'隸'惑黑墨特塞德。梁元帝玄覽賦:則國,則國德墨極。吳均送歸曲:默塞國北;贈任黃門:德勒北黑默;古意:塞得勒北。江總瑯琊賦:特國刻勒;陳宣帝哀策文:'紫'默德塞。庾信慕容弼神道碑:北國則德;趙廣墓銘:塞德國勒;宇文顯

和墓銘：德則北勒。王褒于諸墓碑：塞德北國。同此派者：
謝莊、王融、梁武帝、沈炯、邢邵、牛弘。

職德同用者：

隋煬帝奏孝王詩：則國德克，翼國塞直側。薛道衡隋高祖
頌：盛國德塞，則植息極；豫章行：極愜息；山亭：息側色。

職德與蒸登相配；蒸登既分用，職德也跟着分用。這種整齊的情形，非但蒸登職德如此，其餘平入相配的韻也都如此。不過職德合韻的例子比蒸登合韻的例子多些；隋煬帝與薛道衡竟似以職德相混。也許職德在南北朝第一第二兩期中，它們的主要元音是不相同的；後來在北方漸漸混同，只剩下洪細音的分別了。

(乙)屋沃燭覺藥鐸。

屋沃燭覺同用者：

顏延之藉白馬賦：屬東足轂于嶽蹕。謝靈運山居賦：谷竹
麓澗，陸菽熟收腹，收逐竹谷，蕭莫福熟，木賸濁谷，竹綠撰征。
賦：且曲旭灌啄邁，學蹕屬‘匿’足；歸塗賦：渥局遶谷樂；宋廬陵
賦：酷毒屋賸楚海法師詩：覺學‘澤’琢過白岸亭；埭木曲屬鹿
樂感朴；東陽溪中：足得’。謝惠連雪賦：服曲，嵬繆燭曲，祭古
篆文：渥曲卜麓木。高允北征賦：育‘威’福服。鮑照觀瀾賦：
仆覺促玉屬木哭緇；芙蓉賦：渥曲綠玉燭木；河清頌：竹遶石
帆銘：陸服木蹕谷紹古辭：木促‘鶴’錄玉曲。

屋沃燭同用者：

袁淑啄木詩：木宿欲蹕。謝朓酬德賦：六淑複移菊服；冬
日晚郡事隙：木竹肅陸日復軸菊；和王著作渙服陸竹複目
穀收曝後淑軸谷沐築治宅：曲足旭蒸粟詠竹火節玉擢曲

綠旭。孔稚珪此山移女覆哭賦續獄錄收。

屋獨用者：

沈約循役移服陸複木伏牧竹復。江淹靈邱山賦複木齧肅陸。梁武帝凡百箴肉樂祿東飛伯勞歌六玉。昭明太子講席將訖竹宿菊築軸蓄伏目郁壁覆熟穀腹郁谷覆惡屋族獨縮木宿撲菽漢械逐穀。簡文帝登城軸竹陸谷木復目穀。吳均春怨復楫竹宿目谷屋逐複獨。徐陵陳文帝哀策文畜築熟肅詠柑淑竹國郁育。庾信哀江南賦覆鹿駭陸陸軸熟屋哭角調曲谷竹牧穀叔澆屋。盧思道虞記室誄福陸淑目。牛弘閼丘歌移肅服祝福。同此派者：王融王筠劉孝威何遜江總。

燭獨同用者：

謝莊舞馬賦燭燭足駭。王融和南海王欲燭燭曲。江淹學梁王兔園賦確駭擣續燈賦擣擣。任昉答陸倕知己賦朴學輶曲樂輶擣。

燭獨用者：

簡文帝書案銘足玉綠曲擣東俗燭駭。沈約郊居賦項燭俗玉傷美人賦玉曲燭燭遊鍾山足曲欲足傷春綠曲續玉燈衰草燭續曲綠。邱遲何府君誄察俗玉辟。王僧孺擣衣促綠旭燭曲續足在王晉安酒席曲燭玉辭。王筠三婦詠擣燭曲續。何遜七召慾足俗燭玉。梁元帝玄覽賦旭促燭玉烏棲曲玉曲逐示吏民足欲綠俗。徐陵傅大士碑足荷促獄燭。江總貞女峽賦燭曲燭玉。庾信長孫儉神道碑局玉燭粟微調曲欲俗粟燭足。陳後主朱鷺綠曲續燭。隋煬帝秦孝王誄促谷曲東宮春綠促玉曲。牛弘

和許給事燭續曲玉。盧思道孤鴻賦綠旭粟續玉。同此派者梁武帝張正見。

覺獨用者：

沈約僧敬法師碑覺學選。陶弘景許長史舊館壇碑學濁朴覺。簡文帝箏賦角學步；七勳覺朴學；劉顯墓銘握學岳。王僧孺雲碑法師撰測選學覺握岳。王褒陸騰勳功碑岳璞。盧思道盧記室誄潮樂學握。

藥鐸同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蕤室若託籥作撰征賦託絳誥弱鐸；宋武帝誄蕤弱錯踰；善哉行落蕤索却誥蕤鐸酌瘵樂。鮑照遊思賦；望結灼鶴泊樂舞鶴賦廓落灼閣躍。沈約盛衰草蕤灼閣鶴。何遜七召；遜樂作蕤室鶴。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詩人（惟孔稚珪庾信又以藥鐸與覺同用）。

覺藥鐸同用者：

孔稚珪北山移文；郭丘室符。庾信哀江南賦樂學落角樂略索鶴濁；和張侍中述懷；剡角落室鶴渥窶鐸；穀鍾洛室藥激誥託窶郭蕤蕤樂洎朔窶濁鶴窶數廓。。

屋沃燭覺藥鐸與東冬鍾江陽唐爲並行式的進化東冬鍾江先合後分，屋沃燭覺亦先合後分；孔稚珪庾信的江入陽唐他們的覺也入藥鐸；陽唐始終不分用藥鐸也始終不分用。這種並行式的進化情形足以證明切韻平入相配的系統是按照南北朝的實際語音系統而定的。

（丙）陌麥昔錫。

陌麥昔錫同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石陌適激適陌石敬；覺撰征賦狄析格厄

宅逆策迹滌役;敬表賦隔跡韻;曇隆法師誄跡析璧夕。鮑照游思賦役客白石夕陌韻;盛石帆銘揚鸞壁歷過銅山掘黃精策歷迹石滴壁積白客惜和王義興白客夕陌。謝惠連雪賦錯案積隙席白。沈約會圓臨東風碧石帶摘襲射隙席役惜。江淹知己賦籍密歷學梁王兔園賦石壁尺;空青賦壁磧齊太祖誄迹敵冊益迹射石夕液構象臺寂迹石惜鏡論語冊寂革悅曲池柏石畫尺。庾肩吾森遊山水歷鸞磧壁。同此派者何承天王融簡文帝徐陵薛道衡。

陌麥皆同用者:

劉孝威臥疾壁席益客。何遜七召赫迹譯帛別沈助教烏箋昔石益和劉諮議陌驛石白積夕壁澤。徐陵陳文帝哀策文腊儻益烏辭。庾信連珠洛客石崔詵神道碑策客石壁祀閭丘歌格澤尺澤帛迹羽調曲尺石壁錫脊策籍。

錫獨用者:

何遜閨怨壁滴。

依平聲韵看來,謝莊王儉劉孝威何遜徐陵庾信王褒的錫韵都該獨用;因為他們的青韵是獨用的,與青相配的錫也該獨用才對。但是錫韵頗窄,他們不大用它,我們只須看他們用陌麥皆韵時不雜錫韵字,就可證明錫是獨立的了。庾信在羽調曲中雜用一個錫字,因為是一種宗廟歌,用韵可以較寬,自當認為偶然的合韵。

九 質術櫛迄物月沒廢疊祭屑薛黠轄曷末泰

(甲)質術櫛迄物。

質術同用者:

顏延之 赭白馬賦:日質出律蹕秩。謝靈運 山居賦:一悉質出,一律栗悉,質裘七術;撰征賦:日‘益’。羅浮山賦:悉慙七日室術;登綠岷山:室畢質密日悉吉匹一出;徐幹:瑟密畢慙質室一日匹失。鮑照 河清頌:密疾一術室日;從庚中郎遊室密疾日質溢慙逸畢;登九里埭:疾一瑟日。高允 鹿苑賦:出吉術室溢畢。沈約 郊居賦:畢日,溢失華瑟日述筆一繡像題贊:壹質律術溢質測室日。江淹 知己賦:策‘質術’麗色賦:日密溢瑟出;水山神女賦:實質,質瑟正悉日術橫吹賦:日一出瑟齊太祖誄:膝日‘匿’逸匹,秩日律謠質,一密橘,日謠蹕潘岳述哀:日畢瑟一失質‘寐’;盧諶感交:匹一恤失溢出質瑟逸質。王融 生老病死篇頌:實日術瑟質汨;皇太子哀策文:日吉‘側’瑟;寒晚律日華瑟疾逸‘替’。昭明太子 七契:日密出溢悉質栗橘。簡文帝 奉答南平王:實失橘日密筇。王筠 昭明太子哀策文:‘位’恤溢畢。何遜 登石頭城:一攀出恤悉日術出疾室;劉博士 江丞同顧不佞室出疾軼膝日匹筇實暮逸術。吳均 贈朱從事漆出日一‘泣’。江總 衡州:瑟疾實日。庾信 長孫儉神道碑:密失膝出;昭夏:日瑟質。盧思道 忽出關丘:日吉出。薛道衡 隋高祖頌:日瑟一秩。

質術櫛物同用者:

梁武帝 孝思賦:室瑟匹;效柏梁體:絳術弼物密汨秩實質匹一‘匿’。

物獨用者:

顏延之 應詔謠曲水物戲屈拂。謝惠連 臨西行:屈戲。江淹 悼室人:鬱拂物忽‘瑟’。徐陵 宋司徒寺碑:拂物。

關於這五個韻,我們注意到幾件事。第一,迄韻太窄,故完

全未見。第二，質術櫛之不可分，適如真諄臻之不可分。第三，質術櫛之偶然與陌麥昔錫或緝合韻，適如真諄臻之偶然與庚耕清青或侵合韻（只有王融以職質合韻，是頗難索解的）。第四，脂韻去聲“匪”“霽”“位”“寐”等字與質術櫛爲韻，微韻去聲“微”字與物爲韻。第四件事是最有趣的，我們從此可斷定脂與真質的主要元音相同，微與文物的主要元音也相同。但是如果質物的韻尾是 t ，脂微沒有韻尾 t ，那麼質與脂或物與微押起韻來就不諧和，除非脂微的去聲字在南北朝屬於入聲，與質物才能押韻，但這種假定尙待多方面的證明，現在未便下斷語。

(乙) 月沒廢霰祭屑薛黠鎋曷末泰。

月沒霰祭屑薛黠鎋曷末同用者：

謝靈運撰征賦：節屑結月越說沒雪珥，代濟滋閱；怨曉月賦：悅月缺潔澈辭祿賦：寤絕聚沫泡合沫‘壑’但；憂隆法師誄：察月越發，絕涅拔節；折楊柳行：雪潔節滅拔哲；鄰里相送：越發月歇闕別歲；登廬山：閉散雪。

月沒霰薛曷末泰同用者：

張融海賦：霽霽‘界’裂勢‘浩’外，鱗鱗月發，月忽速外外帶瀨闕月，月‘界’滅雪外末太泰會達太。

月沒同用者：

顏延之赭白馬賦：骨髮月沒闕越；爲織女贈牽牛月闕髮越發沒歇。鮑照觀滌賦：月越‘湄’歇闕沒芙蓉賦：發越月髮沒歇；代陸平原：闕髮月勃越發歇骨沒‘嘶’；岐陽守風：沒月發歇越髮。沈約郊居賦：寤越闕及‘任昉墓銘’：闕‘滅’‘絕’；却出東西門行：闕沒發謁月歇髮越滌鎋；和竟陵王：闕月沒歇髮。

謝朓冬緒羈懷關髮月對‘憂’‘憂’‘續’沒越‘渴’‘味’歇。梁武帝朝雲曲：‘憂’沒；遊女曲：‘滑’月關。昭明太子殿賦：‘憂’發。江淹水山神女賦：月發沒；石劫賦：髮沒發；關齊太祖誄：發‘內’關鉞月，‘義’‘愛’罰，‘節’關月。江總陸君誄：勿謂忽關月；隋煬帝飲馬長城窟行：沒忽卒釐月發；關。盧思道從軍行：越月骨歇沒；彭城王挽歌：發沒卒月；鳴蟬篇：沒月越髮。同此派者：謝惠連，王融，高允，溫子昇，薛道衡。

蔡蔡居薛同用者：

蕭子良登山望雷居山精舍：缺絕哲滅裔逝。王儉裕彥回碑文：缺透烈竭；侍太子：潔衡轍。王融皇覺辨德篇：哲樵缺滅徹轍；皇太子哀策文：徹說世桃；法樂辭：結滅缺世；遊仙詩：節雪碣說。江淹傷友人賦：潔徹絕‘關’，絕結逝折烈；齊太祖誄：製絕漢結關衛綴，策徹結絕；祭石頭戰亡文：節烈折徹鏡雪‘秋’世‘迴’；謝靈運遊山：缺設絕徹嘶於蔽滿逝雪穴滅徹說；謝惠連贈別：酒別挾雪；四時賦：‘思’滯；丹砂可學賦：‘怪’‘珥’‘匹’；孫綽墓銘：衛世烈節蔡轍缺結閉歲。謝朓芳樹：樵結折絕。陶弘景雲上之仙風賦：裔際雪。邱遲思賢賦：世悅繁傑蔡別閉挾際諸惠結任昉王貴嬪哀策文：徹裔哲殺缺翳。庾肩吾聯句：折穴節缺，屬訣熱設劣設截結，曠涅別滅。沈炯歸魂賦：繼轍雪折挾咽裂烈王碑裔系酒計。

寔寔同用者：

高允鹿苑賦：裔世被制稅徹義裔；答宗欽：逝滯徹賜。

寔寔同用者：

傅亮登陵寔館賦：逝鵝厲漢董脆。顏延之宋文帝元后哀

策文漸殄世術；陶徵士誄斃逝世惠。袁淑詠冬至歲滯惠誓。謝莊宋孝武帝哀策文；策術裔世翳。簡文帝採桑閉袂鑿堦。沈約梁宗廟登歌；帝祭術際裔。劉孝威公無渡河；梧柁祭袂逝。何遜七召世細麗。徐陵雁尾銘制勢細。庾信慕容神道碑；策世閉術逝；柳霞墓銘；惠術世隸繼；周禮方澤歌蓋術齊祭。王褒于謹墓碑世濟契厲。隋煬帝秦孝王誄翳替世；弟替歲閉滯策容藝惠世。薛道衡隋高祖頌世帝替弊；豫章行滯。蓋堦。同此派者謝惠連（？）牛弘。

奏獨用者：

謝靈運撰征賦；旃帶沛外秦；慧遠法師誄；秦昧大害。袁淑弔古文艾蔡。蕭子良遊後園外謁會；行宅外艾；高德宣烈樂大外；蕭泰。謝朓齊雲祭歌；蓋外；答王世子外；蕭會帶艾；後齊迴望帶外；蓋旃。簡文帝招真館碑；會外大；允泰蓋最。梁元帝玄覽賦；蓋會；蕭帶；會帶；旃；蓋旃帶。沈約侍林光殿；蓋旃；蕭潤泰會；饒謝文學帶；蕭潤會外。陶弘景水仙賦；沫潤外。王僧孺豫州墓銘；蕭旃帶會最大。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蕭旃帶外；沛蕭旃蓋帶；蕭太傅東耕祝文；蓋沫；山中楚辭；蕭大蓋帶。王筠苦熱；蕭蓋帶；望夕；雲籟；蕭汰會。吳均食移胎艾。徐陵陳文帝哀策文；大外帶泰。沈炯歸魂賦；泰會旃帶。江總貞女賦；外旃。庾信鄭儂墓銘；外蓋；拜。王褒關山篇；蕭外帶。隋煬帝秦孝王誄；會外蓋大帶旃最頓界。盧思道祭漢湖文；大外泰；蕭旃蓋。牛弘閼丘歌；泰大會頓方邱歌；會蓋；武舞歌；大外頓。

屑薛同用者：

顏延之之蕭白馬賦：設折埒絕節裂血洩悅祭屈原文折潔缺節贈王太常折微穴哲列蠶閉轍雪節闕札。鮑照芙蓉賦：絕潔悅埒代悲哉行節轍結悅別列絕發後滑雪別發樾滅結節絕。謝惠連代悲歌行節轍結悅別列絕詠冬滅切雪潔轍。梁武帝孝思賦結折雪闕絕切奉歌雪月舌絕。沈約黑帝節闕羽引折悅絕長歌行雪結節缺滅蠶絕別裂設。何遜詠春雪雪滅屑結節。徐陵長相思節洩結雪。盧思道盧記室誄滅折絕烈。

曷末泰同用者：

顏延之之陽給事誄：闕袪渴達渴奪括吳歌闕達紹古辭達德掣闕闕葛。謝莊月賦末脫瀨藹宋明堂歌達沫。孔稚珪北山移文外脫瀨。

曷末同用者：

沈約郊居賦闕沫達蠶末括渴。王筠行路難袪袪達。

月沒屑薛同用者：

庾信馬射賦節穴埒絕月枯樹賦絕別血節折裂穴孽鶴諧抑閉絕別鉏廢見趙盾笏髮闕絕吳明徹墓銘沒骨月乾豆陵氏墓銘絕月發雪擬詠懷闕滅絕雪別。

由本節的許多例子看來，去聲寘至志太寘祭泰怪隊代都有與入聲相通的痕迹，廢韻字很罕見，但謝靈運撰征賦以“廢”與“內對碎”爲韻，而謝朓又以“對”與“闕髮月”爲韻，可見廢也可與入聲相通。歸納起來可以說：以今音讀之，凡全韻爲‘i’或韻尾爲‘i’者，其去聲皆可與入聲相通（卦 夬兩韻未見，恐因韻窄之故）。泰韻在南北朝第一期是與曷末同用的，到了第二期以後才變爲獨用。寘祭則在第一二兩期都與屑薛同用，偶然也有

不與屑薛同用的,但我們可斷定霽祭與屑薛的音值極相近,因為依王融江淹諸人的用韻看來,這四韻簡直是併為一韻了。此外如月沒不分,屑薛不分,曷末不分,都與平聲的系統相符。鑿韻常用字少,未見。黠韻“察”字與月韻字同用,“拔”字與屑薛韻字同用,見於謝靈運文;“札”字與屑薛韻字同用,見於顏延之詩;“滑”字與月韻字同用,見於梁武帝詩;而何遜答江革聯句不成以“札”“拔”為韻,似乎黠也能獨立。今姑認“察”“滑”為歸月沒之字,“札”“拔”為歸屑薛之字。

十 緝合狎盍葉帖洽業乏

緝獨用者:

顏延之陶徵士誄:立及集級;祭弟文:邑立集泣及。謝靈運慧遠法師誄:集立習輯。鮑照代白紵舞歌:濕入急泣戢立集;學劉公幹體:柏集急立澀。王融阿諛四大篇:頌入習給集及泣。謝朓秋夜:急立入濕及;夏始:隰色製戢入及;楫立汲粒集。昭明太子玄圃讌:及急戢入濕吸立給邑十。簡文帝舞賦:集急入及立;灑西行:入急及汲澀邑立;雪朝:隰製及濕。陸倕新漏刻銘:襲級喻入。梁元帝夜宿柏齋:入急泣立。吳均贈王桂陽別:急濕邑泣;酬聞人侍郎別:邑急泣立。盧思道盧記室誄:立執習集。牛弘述天下太平:戢立緝集。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詩人。

合獨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納沓‘泥’合。謝朓落日:雜合沓韻。沈約聽猿:合沓答。江淹麗色賦:匣合沓闕,江上之山賦:納沓匣合。悅曲池:合沓韻。江總修心賦:雜沓匣韻合。陳後主畫堂

良夜：頻欲昏答合納難匝闔拉。

葉帖洽同用者：

顏延之：赫白馬賦：葉洽接。謝靈運：登石鼓山：接涉躡協。狹疊葉變恆。高允：北伐頌：捷狹協牒葉。張融：海賦：洽爭。梁武帝：芳樹：葉接疊恆。江淹：愛遠山葉疊接涉恆。簡文：帝菩提樹頌：莢狹疊葉牒攝叶；採桑：妾蟬語蟬葉；北渚：葉墜妾穢。梁元帝：蕭琛墓銘：寢牒；烏棲曲：穢葉。吳均：吳城賦，葉蟬。張正見：袁桃賦：葉妾。庾信：司馬裔神道碑：接狹變。薛道衡：山齋獨坐：疊接葉。

葉乏同用者：

沈約：釋迦文佛像銘：葉法協劫。

倭獨用，緝亦同用。覃同用，合也該同用，但狎韻字未見，故合成爲獨用。談獨用，盍也該獨用，但盍韻字亦未見。鹽添凡同用，葉帖乏也該同用，但實際上乏韻的“法”字歸葉，這恐怕只有“法”一個字如此，“乏”“泛”二字也許是歸葉帖的。咸韻字雖未見，但由其入聲洽韻與葉帖同用的例字看來，咸韻該是與鹽添同用的。

十一 結論

南北朝諸韻書既“各有乖互”，陸法言的切韻與其他韻書比較起來，也該有許多“乖互”的地方。切韻在後人看來，似乎是“定於一”了，然而這是所謂“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如果其他韻書至今未佚，也許會比切韻更合於南北朝的語音系統。不過，現在我們仍可不受切韻的束縛，而以南北朝的韻文爲根據，歸納成爲一部韻書或韻譜。這種韻書或韻譜的價值，未必不在

私人所著的韻書的價值之上因爲前者是完全客觀的，後者則不免參雜主觀。陸法言所謂“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都是主觀的東西，如果我們依南北朝的韻文歸納出一個韻譜，其中便無“是非通塞”之可言，較易接近於語音實錄。

大致看來，南北朝第一期的韻部較寬，以後的韻部較嚴。第一期分用而第二三期合用的僅有脂之兩韻；第一期合用而第二三期分用的却有歌麻魚虞齊皆灰蕭肴豪東鍾江庚青眞文屋燭覺願錫質物等。這種寬嚴的分別，有些當然是實際語音的變遷，例如歌與麻，魚與虞，東與鍾江，屋與燭覺等；有些只能認爲詩人用韻的方式的異同，例如謝靈運以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同用，我們決不能說當時謝靈運的方言裏這九個韻的韻值完全相同。謝惠連，袁淑與他同時，而且同鄉，但他們的元魂痕爲一類，寒桓刪爲一類，山先仙爲一類，是絕不相混的。可見當時陽夏的方言對於這九韻是可以分爲三類的，不過謝靈運喜歡把韻用得寬些罷了。用韻的寬嚴，似乎是一時的風尚；詩經時代用韻嚴，漢魏晉宋用韻寬，齊梁陳隋用韻嚴，初唐用韻寬（尤其是對於入聲）。因爲齊梁陳隋的用韻嚴，所以南北朝韻譜容易做。

齊梁陳隋的用韻雖嚴，其韻部仍不能如切韻之繁多。下列諸韻部，皆切韻所能分而南北朝韻文中所不能分者：

歌戈；灰哈；蕭宵；尤侯幽；冬鍾；陽唐；庚耕清；
眞諄臻；元魂痕；先仙；寒桓；鹽添；沃燭；藥鐸；
願麥昔；質術櫛；月沒；屑薛；曷末；葉帖。

在切韻裏歌戈灰哈寒桓曷末由開口合口而分，尤侯陽唐藥鐸由有無韻頭而分，冬鍾沃燭由合口撮口而分，耕清麥昔

由開口齊齒而分，元魂痕由撮口合口開口而分；雖與全書的體例不符，還可以說得過去。至於蕭與宵，尤與幽，庚與耕，清與臻，先與仙，鹽與添，陌與麥，昔與櫛，屑與薛，葉與帖，這種分法，恐怕是陸法言“論古今通塞”的結果；如果只“論南北是非”，大約不會這樣分析的，因為無論南朝或北朝的詩人都不曾這樣分析過。

凡是南北朝詩人所未嘗分析的韻（例如歌戈），儘管在韻頭有分別，它們的韻腹與韻尾該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歌是 a，戈該是 ua，不會是 uo；如果寒是 ān，桓該是 uān，不會是 uon；如果先是 ien，仙該也是 ien 甚或可以是 en，卻不會是 ian 或 iān，等等。因為如果主要元音不相同，必有分用的痕迹，例如脂與之，佳與皆，刪與山，蒸與登，覃與談，廣韻註云同用者，在南北朝韻文裏也有分用的痕迹了。歸納起來，南北朝的韻類如下表：

一支（第一期包括切韻的支佳，後來佳似乎獨成一韻，但未能斷定）；

二歌（包括切韻的歌戈）；

三願（第一期與虞同用）；

四魚（第一期與虞模同用）；

五虞（沈約等少數人的虞與模似有別，餘人皆混用）；

六模；

七之（第一期之脂有別，其後混用）；

八脂（包括切韻中之脂韻一部份的字）；

九微（包括切韻中之微韻全部及脂韻一部份，第一期與脂同用）；

十齊（第一期與皆同用，後乃獨立）；

十一泰;

十二皆;

十三灰(包括切韻的灰咍);

十四蕭(包括切韻的蕭宵);

十五肴(第一期與蕭豪同用,後乃獨立);

十六豪;

十七尤(包括切韻的尤侯幽);

十八蒸(偶然與東鍾通押);

十九登;

二十東(第一期與鍾江同用,後乃獨立);

二十一鍾(包括切韻的冬鍾);

二十二江(庚信等少數人的江與陽同用);

二十三陽(包括切韻的陽唐);

二十四庚(包括切韻的庚耕清);

二十五青(庚信等少數人庚青有別);

二十六真(包括切韻的真諄臻,第二三期又包括切韻的欣);

二十七文(第一期包括切韻的文欣,其後只包括切韻的文韻字);

二十八元(包括切韻的元魂痕,往往與先仙通押);

二十九先(第一期包括切韻的先仙山,第二期沈約江淹謝朓

諸人猶如此,其後山似歸刪);

三十刪(第一二期與寒同用,其後似獨立);

三十一寒(包括切韻的寒桓);

三十二侵;

三十三覃(包括切韻的覃銜);

三十四談;

三十五鹽(包括切韻的鹽添凡,也許咸也在內);

三十六嚴(由入聲推想,嚴似可獨立;惟因韻太窄,未嘗獨用)。

以上係舉平聲以包括上去,(惟泰爲去聲韻)至於入聲則如下表:

一職(偶然與屋燭通押);

二德(偶然與屋燭通押);

三屋(第一期與燭覺同用,後乃獨立);

四燭(包括切韻的沃燭);

五覺(與信等的覺與藥同用);

六藥(包括切韻的藥鐸);

七陌(包括切韻的陌麥昔);

八錫(由平聲推想其可獨用);

九質(包括切韻的質術櫛);

十物;

十一月(包括切韻的月沒,及鑑韻“察”“滑”等字,往往與屑薛通押);

十二先(包括切韻的屑薛及鑑韻“札”“拔”等字);

十三曷(包括切韻的曷末);

十四緝;

十五合(包括切韻的合由平聲推想大約還包括切韻的狎);

十六盍(由平聲推想,盍可獨立);

十七藥(包括切韻的藥咍,及乏韻的“乏”“泛”等字);

十八業(包括切韻的業及乏韻的“法”字)。

這是由南北朝韻文裏歸納出來的實際韻部,雖比切韻的

韻部較少,如果拿來與現代中國各地方言裏的韻部比較已經覺得很豐富了。

末了,依南北朝的韻文觀察,我們可以看得出陸法言的切韻有兩個特色:

(一)除脂韻一部字該歸微,又先仙蕭宵陽唐等韻不必細分之外,切韻每韻所包括的字,適與南北朝韻文所表現的系統相當。可見切韻大致仍以南北朝的實際語音為標準。

(二)切韻陽聲韻與入聲相配,是以南北朝的實際語音為標準的。故某人以某陽聲韻與另一陽聲韻同用時,則與此兩陽聲韻相配的兩入聲韻亦必同用;若分用,則相配的入聲韻也分用。

由此可見切韻根據“古今通塞”的地方頗少,而所謂“南北是非”,恐怕也不過是儘量依照能分析者而分析,(13)再加上著者認為該分析者再分析(14),如此而已。

(13) 例如謝朓贈之能分而江淹贈之不分,則從謝朓;陸贈不分而沈約的贈能分,則從沈約。

(14) 例如寒桓以開口合口而分為二韻。



張仁書

